



09955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十九

明賜進士前中憲太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史禮部中武進縣應務編集

長洲 陳仁錫許閱

宋紀一百十九 起辛酉至壬戌凡二年

理宗十七

景定二年 蒙古中統二年 春正月癸亥朔詔監司率半歲具

劾去賊吏之數來上視多寡行賞罰守臣助監司所

不及以一歲定賞罰本路州無所劾而臺諫論列則

監司守臣皆罰有治狀廉聲者具實以聞 丁丑詔

皇太子釋奠孔子加張栻呂祖謙伯爵並從祀帝手

通鑑卷二百十九 宋紀 理宗十七

詔曰虎闈齒胄太子事也此禮廢久矣如釋奠釋菜

之事我朝俱未嘗廢然享師敬道又不可拘舊制可

令太子謁拜太子既還上奏曰先聖之道至我朝而

後有以續孟氏之傳然諸說並駕未知統一迨朱熹

張栻呂祖謙志同道合切思講磨擇精語詳開牖後

學人心一正聖道大明今熹已秩從祀而栻祖謙尚

未奉明詔臣竊望焉帝從之遂封栻華陽伯祖謙開

封伯並列從祀 二月丁酉太陰掩昴 蒙古詔減

免民間差發秦蜀行省借民錢給軍以今年稅賦償

之 三月壬戌朔日食 朱熹罷 夏四月乙未以

出自太子之奏先見尊師重道

用則君子  
小人並用  
竄亦君子  
小人並竄  
此宋家格  
式  
蒙古高智  
耀

皮龍策參知政事沈炎同知樞密院事何夢然僉書  
樞密院事俞興爲四川制置使乙卯竄吳潛于循州  
丙辰竄丁大全于貴州 蒙古詔軍中所俘儒士聽  
贖爲民時淮蜀士遭俘虜者皆沒爲奴翰林學士高  
智耀奏言以儒爲驅役古無有也陛下方以古道爲  
治宜除之以風天下蒙古主從之命循行郡縣區別  
之得數千人貴臣或言其詭濫蒙古主詰之對曰譬  
則金也金色有淺深謂之非金不可才藝有淺深謂  
之非士不可蒙古主大悅 蒙古主命宜撫司官勸  
農桑抑游惰禮高年問民疾苦舉文學才識可以從  
通鑑卷一百十九 宋紀 理宗十七

二

政及茂才異等列名上聞擢用其職官污濫及民不  
孝弟者量輕重議罰 五月蒙古以史天澤爲中書  
右丞相蒙古主問竇默曰朕欲求如唐魏徵者有其  
人乎默對曰犯顏諫諍剛毅不屈則許衡其人也識  
深遠慮有宰相才則史天澤其人也蒙古主納之遂  
相天澤以默爲翰林侍講學士 蒙古以姚樞爲太  
子太師竇默爲太子太傅許衡爲太子太保皆辭不  
拜時王文統以言利進爲平章政事衡樞輩入侍言  
治亂休戚必以義爲本文統患之且竇默復於蒙古  
主前力言文統學術不正必禍天下蒙古主曰然則

許彪孫  
死節

誰可相者默曰以臣觀之無如許衡蒙古主不悅而罷文統疑衡與默爲表裏乃奏授樞等東宮三師陽爲尊用之實不使數侍蒙古主也默以屢攻文統不中欲因東宮以避禍與樞拜命將入謝衡曰此不安於義也且禮師傳與太子位東西鄉師傳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因相與懷制言太子未立豈宜虛設官稱乃改授樞太司農默仍侍講學士衡國子祭酒未幾衡稱疾還懷孟

六月潼川安撫副使劉整以瀘州叛降蒙古制置司

參謀官許彪孫死之初賈似道之出督也嘗憾高達

通鑑卷一百九

宋紀

理宗十

三

曹世雄之輕已令呂文德摺其罪逼世雄死達亦廢棄整聞之懼會俞興帥蜀整素與興有隙而似道方會計邊費與遣吏下整整訴于朝不得達心益不安遂籍瀘州十五郡戶三十萬降于蒙古蒙古以整爲夔路行省兼安撫使整驍將也蒙古旣得之由是盡得國事虛實而似道不以爲虞整之將叛也命制置司參謀官許彪孫草表彪孫不屈合門仰藥死

秋七月癸亥蒙古初立翰林國史院王鶚請修遼金

二史又言唐太宗置弘文館宋太宗設內外學士院

今宜除拜學士院官作養人才乞以右丞相史天澤

蒙古王鶚

監修國史左丞相耶律鑄平章政事王文統監修遼  
金史仍採訪遺事並從之 蒙古主諭將士舉兵攻

宋詔曰朕即位之後深以戢兵為念故年前遣使於

宋以通和好宋人不務遠圖伺我小隙反啓邊釁東

剽西掠曾無寧日朕今春還宮諸大臣皆以舉兵南

伐為請朕重以兩國生靈之故猶待信使還歸庶有

倭心以成和議留而不至者今又半載矣往來之禮

遽絕侵擾之暴不已彼嘗以衣冠禮樂之國自居理

當如是乎曲直之分灼然可見今遣王道貞往諭卿

等當整爾士卒礪爾戈矛矯爾弓矢約會諸將秋高

通鑑卷一百九十一 宋紀 理宗十七 四

馬肥水陸分道而進以為問罪之舉尚賴宗廟社稷

之靈其克有勲卿等當宣布朕心明諭將士各當自

勉毋替朕命 甲子蜀帥俞興以劉整叛移檄討之

會蒙古成都經略使劉元振將兵來逆整至瀘興進

軍圍之晝夜急攻城幾陷左右勸元振曰事勢如此

宜思變通整本非吾人與俱死無益也元振曰人以

誠歸我既受其降釋然豈可以急而乘之且瀘之得失關

國家利害吾有死而已未幾援兵至元振與整出城

合擊大敗之興退走詔以興姪功啓戎罷任鑄職

戊寅王惟忠家訟冤詔奪謝方叔應得恩數 八月

蒙古劉元振

似道以忌  
侮連殺將  
帥

壬辰以呂文德兼四川宣撫使 丁酉詔奪向士璧

官時鄂州圍解賈似道忌功欲污巉一時閭外之臣

乃行打算法於諸路欲以軍興時支取官物為罪且

怨士璧嘗侮已諷侍御史孫附鳳等劾罷之送漳州

安置又遣官會計邊費於是趙葵史巖之杜庶皆坐

侵盜掩匿罷官徵償而士璧所費尤多至是逮至行

部責償幕屬方元善者極意逢迎似道意士璧坐是

死復拘其妻妾徵之潭人聞之有垂涕者士璧字君

玉常州人才氣精悍紹定五年進士其後方元善俄

得狂疾常呼士璧而死馬光祖與趙葵素有隙且欲

通鑑卷一百九 宋紀 理六十七 五

迎合似道被旨即召吏稽勾簿書卒不能得其疵迺

以開慶二年正月望夕張燈宴設錢三萬緡為葵放

散官物聞于朝汪立信力爭之謂不可且曰方艱難

時趙公蒞事勤勞而公以非理擲捨之公一旦去此

後來者復效公所為可乎光祖怒曰吾不才不能為

度外事知奉朝命而已若他日處此勉為之立信曰

使立信不為則已果為之必不效公所為也光祖益

怒議不行立信遂投劾去初立信通判江陵府葵制

置荆湖嘗以公事劾立信及在沿江府亦謀議寡諾

立信於葵蓋未嘗有一日之驩也其不廢公道如此

馬光祖不  
終

一服清涼  
散

立信獨立  
不懼

蒙古王萬  
慶敬錄

全昭后

全昭孫須  
知為百姓  
父天下與  
母天下之  
責以此擇  
后尤卓越  
千古理宗  
四十年與  
仁宗同豈  
無故歟

信州謝枋得以趙葵檄給錢粟募民兵守禦及會計者至信枋得曰不可以累宣撫自償萬緡餘不能辦

乃上書似道有云千金而募徒木將取信於市人二

邪而弃干城豈可聞於鄰國遂得免徵餘者似道又

忌王堅出知和州堅鬱鬱而卒 乙巳以江萬里同

僉書樞密院事 蒙古以許衡為國子祭酒 九月

乙亥蒙古使郝經久留真州帝趣與錫賚經之留不

使入見其謀出賈似道帝惑其言不悟 蒙古詔立

諸路提舉學校官以王萬慶敬鉉等三十人克之

冬十月丙午以何夢然同知樞密院事 甲寅皇太

通鑑卷一百九

宋紀

理宗十七

六

子擇配帝詔其母族全昭孫之女擇日入見寶祐中

昭孫没于王事全氏見上上曰爾父死可念對曰臣

妾父固可念准湖百姓尤可念上曰即此語可母天

下遂納為太子妃 丙辰沈炎罷 蒙古主忽必烈

以阿里不哥違命自將討之與戰于魯木土之地諸

王合丹等殺其兵三千人塔察兒分道奮擊大破之

迨北五十里忽必烈率諸軍躡其後合三路蹙之其

部將多降阿里不哥北遁忽必烈引還 十二月庚

寅蒙古封皇子真金為燕王領中書省事 辛卯熒

惑犯房壬辰熒惑犯鈞鈴 甲午以皮龍榮兼權知

樞密院事何夢然參知政事馬光祖知樞密院事兼知臨安府 蒙古命太常少卿王鏞教大樂 壬寅江萬里罷萬里在賈似道幕下最久雖俛仰容默爲之用然性峭直臨事不能無言似道常惡其輕發故每入不能久在位 蒙古初立宮殿府秩正四品專職營繕立尚食局尚藥局

三年蒙古中統三年春正月庚午賜賈似道第宅于集芳園

給緡錢百萬就建家廟 甲戌劉整率所部入朝于

蒙古呂文德遂入瀘州復之詔改爲江安軍文德進

開府儀同三司 蒙古修孔子廟 二月丁亥皮龍

通鑑卷一百九 宋紀 理宗十七

榮罷知潭州龍榮伉直不肯降志於賈似道故罷

臨安飢詔賑卹貧民時馬光祖知榮王與芮府有積

粟三往見之王以他辭光祖乃臥于客次王不得已

見焉光祖厲聲曰天下誰不知儲君爲大王子今民

飢欲死不以此時收人心乎王以廩虛辭光祖探懷

中出片紙曰某莊某倉若干王語塞遂許以三十萬

光祖遣吏分給活飢民甚衆 時近輔兵變水患宗

學博士楊文仲輪對言皇天眷命垂三百年天命久

熟之餘國脉癯老之候此豈非一大喜懼之交乎願

陛下初清明自作主宰又曰春多沉陰豈但麥秋



之憂於時爲夫。尤軫莫陸之慮。天目則洪水發焉。蘇湖則弄兵興焉。戕冠于于。而每見大夫之乏使。佩印纍纍。而常慮貪瀆之無厭。將習黃金橫帶之娛。兵疲赤藉掛虛之冗。蚩蚩編氓。得以輕統府。瑣瑣警遠。輒以憂朝廷。設不幸事有大於此者。國何賴焉。帝竦聽。顧問甚至。文仲在講筵。嘗進讀春秋。帝問五霸。何以爲三王。罪人文仲奏云。齊桓公當王。霸升降之會。而不能爲。向上事業。獨能開世變厲階。臣考諸春秋。桓公初年多書人。及伐楚。定世子之功。旣成。然後書戾之辭。迭見此。所以爲尊王抑伯之大法。然王豈徒尊

通鑑卷一百十九

宋紀

理宗十七

八

哉。蓋欲周王子孫。率修文武成康之法度。以扶持文武成康之德澤。則王迹不熄。西周之美可尋。如此。方副春秋尊王之意。帝曰。先帝聖訓。有曰。絲竹之亂耳。紅紫之眩目。良心善性。皆本有之。又曰。得聖賢心學之指要。本領端正。家傳世守。以是而君國子民。以是而禱天永命。以是而貽謀燕翼。大哉。先訓。朕朝夕服膺。時帝以疾。連不視朝。文仲奏聲色之事。若識得破。元無可好。帝歛容端拱久之。蒙古江淮大都督李壇。初名松壽。李全子也。自忽必烈即位。便有南歸之志。前後所奏。凡數十事。皆恫疑虛喝。以動蒙古。而自

爲完繕益兵計至是召其子彥簡子開平修築濟南益都等城壁遂殲蒙古戍兵以漣海三城來歸獻京東郡縣請贖父過仍遣總管李毅等傳檄列郡詔授瑄保信寧武軍節度使督視京東河北路軍馬封齊郡王復其父全官爵改漣水爲安東州 三月蒙古王文統使其子堯通好于李瑄事覺被殺 乙丑以孫附鳳僉書樞密院事 夏四月太白晝見李瑄引麾下具舟艦還攻益都入之發府庫以犒師遂復淄州 蒙古命行中書省宣慰司諸路達魯花赤管民官勸誘百姓開墾田土種植桑棗不得擅興不急之通鑑卷二百十九 宋紀 理宗十七 九

務妨奪農時 五月辛未馬光祖以病請祠詔知福州兼安撫使庚辰夏貴上斬縣戰功 蒙古主命諸王哈必赤總諸道兵擊李瑄兵勢甚張復命丞相史天澤往仍詔天澤專攻諸將皆受節制天澤至濟謂哈必赤曰瑄多譎而兵精不宜力角當以歲月斃之

蒙古哈必赤亦張弘範

乃深溝高壘遏其侵軼初行軍總管張弘範臨發父柔謂之曰汝圍城勿避險地險則已無懈心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險苟有來犯必赴救可因以立功至是弘範營城西瑄出兵突諸將獨不向弘範弘範曰我營險地瑄乃示弱於我必以奇兵來襲謂我弗悟也

遂築長壘內伏甲而外爲壕開東門以待夜浚壕加深廣瓊不知也明日瓊果擁飛橋來攻未及岸軍陷壕中得升壕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六月戊子朝廷聞李瓊受圍給銀五萬兩下益都府犒軍遣青陽夢炎帥師援之夢炎至山東不敢進而還安南王陳日煚以蒙古兀良合台旣還乃反國傳位于其子光昂遣使來告且貢象二詔封光昂爲安南王加日煚爲安南大王然光昂實遣人請降于蒙古乞三年一貢蒙古命禮部郎中孟甲諭其國中亦加封冊

庚寅以孫附鳳兼權參知政事楊棟同僉書樞密院

通鑑卷一百十九

宋紀

理宗十七

十

事壬辰吳潛暴卒于循州賈似道以黃州之事必欲殺潛乃使武人劉宗申守循以毒潛潛鑿井臥榻下自作井銘毒無從入一日宗申開宴以私忌辭再開宴又辭不數日移庖不得辭遂得疾曰吾其死矣夜必風雷大作已而果然潛撰遺表作詩頌端坐而逝循人悲之潛旣沒似道歸罪宗申貶之塞外議仍許潛歸葬潛字毅夫寧國人秘閣修撰柔勝之季子嘉定十年進士第一忠亮剛直不負科名秋七月丙辰詔州縣官廩祿不時給者御史臺覺察或以他物折支計贓論罪戊寅侍御史范純父言前四川

若論此少  
似道豈宜  
薄載

蒙古董文  
炳

殺李壇

文炳安山  
東

制置使俞與如功啓戎罷任鐫秩哥輕乞更視奪以  
紓衆怒奏可 甲申夜有白氣亘天 八月戊戌蒙

古主命史樞阿朮各將兵赴濟南李壇帥衆出掠輜  
重將及城北兵邀擊大敗之壇退保城史天澤命築

環圍壇自是不復得出董文炳知其勢蹙抵城下呼  
壇愛將田都帥者曰反者壇耳餘來即吾人毋自取

死也田縋城降壇猶日夜拒守分軍就食民家發兵  
蓋藏以繼不足則家賦之鹽令以人爲食壇知城且

破乃手刃妻妾乘舟入大明湖自投水中水淺不得  
死爲蒙古所獲史天澤殺之解其體以徇明日引軍

通鑑卷一百九 宋紀 理宗十七 十一  
東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開門迎降三齊復爲蒙古

所有事聞贈壇檢校太師賜廟額曰顯忠初壇兵有  
沂漣兩軍二萬餘人勇而善戰哈必赤配蒙古諸軍

使陰殺之文炳當殺二千人言于哈必赤曰彼爲壇  
所脅耳向天子南哉伐妄殺人雖大將亦罪之是不

宜殺也哈必赤從之然他殺之者已衆皆大悔時山  
東尚未靖蒙古主以文炳爲經略使文炳至益都從

數騎使服而入至府不設警衛召壇故將吏撫諭于  
庭下所部大悅山東以安初天澤征壇蒙古主臨軒

授詔責以專征天澤至軍未嘗以詔示人既還蒙古

主慰勞之時言者謂璫之變由大藩子弟盡專兵民之權天澤奏行之請自臣家始於是史氏及張柔嚴忠濟子弟皆罷還私第九月丁丑溫州布衣李元老讀書安貧不事科舉年百有四歲詔授迪功郎致仕本郡給俸蒙古以阿朮爲征南都元帥尋置兩統軍司東自亳州西自均州諸萬戶隸河南西自宿州東至海州諸萬戶隸山東冬十月甲子以楊棟僉書樞密院事葉夢鼎同僉書院事蒙古始立左右部分總庶務命回紇人阿合馬領之仍兼諸路都轉運使專理財賦阿合馬欲每事得專奏聞不關白

通鑑卷一百十九

宋紀

理宗十七

十一

中書時張文謙居政府力言分制財用古有是理中書不預則天子親蒞之乎蒙古主然之十一月壬辰竄丁大全于新州大全旣安置貴州與州將游翁明失色盃酒間游翹大全陰招游手私立將校造弓矢舟楫將通蠻爲變廣西經略朱禕孫聞于朝詔改竄新州土牢拘管口具存亡賈似道諷禕孫殺之禕孫遣將官畢遷護送舟過藤州遷擠大全于水而死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

明賜進士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西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一百二十

理宗十八

景定四年

蒙古中統四年

春正月壬午朔詔侍從臺諫給舍

卿監郎官以上及總制監司各舉所知不拘員限不

如所舉行連坐法 戊子林希逸言莆陽布衣林亦

之陳藻有道之士林公遇幼承父澤奉親不仕詔各

贈一官 蒙古以姚樞為中書左丞樞上言自中統

通鑑卷一百二十

宋紀

理宗十八

一

至今五六年間外侮內叛繼繼不絕然能官離債負

民安賦役國用粗足政事更新皆陛下信用先王之

法所致今創始治道正宜上答天心下結民心睦親

族以固本定大臣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立學校以

育才則可以光先烈遺子孫邇者伏聞聰聽日煩朝

廷政令日改月異遠近臣民不勝戰懼惟恐大本一

廢遠業難成為陛下之後憂耳蒙古主納之 二月

賈似道以國計困於造楮富民困於和糴思有以變

法而未得其說知臨安府劉良貴浙西轉運使吳勢

卿獻買公田之策似道乃命殿中侍御史陳堯道右

林亦之  
陳藻  
林公遇

一事行而  
社稷喪

徐經孫

陳茂濂

魏克愚

正言曹孝慶監察御史虞斌張希顏上疏言三邊屯  
列非食不飽諸路和糴非楮不行既未免於廩兵則  
和糴所宜廣圖既不免於和糴則楮幣未容縮造爲  
今日計欲便國便民而辦軍食重楮價者莫若行祖  
宗限田之制以官品計以品格計數下頃兩浙江東  
西和糴去處先行歸併詭析後將官戶田產逾限之  
數抽三分之一回買以克公田但得一千萬畝之田  
則每歲可收六七百萬石之米其於軍餉沛然有餘  
可免和糴可以餉軍可以住造楮幣可平物價可安  
富室一事行而五利興矣帝從之詔買公田置官田  
通鑑卷二百二十一 宋紀 理宗十八

二

都省嚴立賞罰究歸併之弊獨徐經孫條具其害似  
道諷御史舒有開劾之罷歸經孫嘗舉陳茂濂至是  
爲公田官分司嘉興聞經孫去國曰我。不。可。以。負。徐  
公。亦。謝。事。終。身。不。起。浙。西。安。撫。魏。克。愚。言。取。四。路。民  
田立限回買所以免和糴而益邦儲議者非不自以  
爲公且忠也然未見其利而適見其害近給事中徐  
經孫奏言江西買田之弊甚詳若浙西之弊則尤有  
甚於經孫所言者因歷述爲害者八事疏奏不省未  
幾帝手詔曰永免和糴無如買逾限之田爲良法然

白勃自留  
并朝廷如  
戲其賊臣

東作方興權俟秋成續議施行似道憤然上疏求去

復諷何夢然陳堯道曹孝慶抗章留之且勸帝下詔

慰勉帝乃趣似道出視事且曰當始於浙西諸路視

之為則似道具陳其制帝悉從之二省奉行惟謹似

道首以已田在浙西者萬畝為公田倡榮王與芮繼

之趙立奎自陳投賣由是朝野無敢言者 蒙古以

王德素克國信使劉公諒副之使于宋致書于帝詰

稽留郝經之故 三月以何夢然知樞密院事楊棟

同知院事葉夢鼎僉書院事 蒙古始建太廟蒙古

國俗祭享之禮割牲奠馬湏以巫祝致辭蒙古主初

通鑑卷二百二十 宋紀 理宗十八 三

立始設位于中書省用登歌樂尋命製祭器法服至

是建太廟于燕京定烈祖太祖太宗木赤祭合帶睿

宗定宗憲宗為八室又命僧薦佛事七晝夜歲以為

常 夏四月丙寅官田所言知嘉興縣段浚知宜興

縣葉哲佐買公田不遵原制詔罷之 五月丁酉婺

州布衣何基建寧府布衣徐幾皆得理學之傳詔並

授迪功郎本州府教授兼書院山長 六月庚申詔

平江江陰安吉嘉興常州鎮江六郡已買公田三百

五十餘萬畝今秋成在邇其荆湖江西諸道仍舊和  
糴丙寅詔公田竣事進劉良貴等官初買官田猶有

段浚  
葉哲佐  
何基  
徐幾

即 既口青口開口二十口萬口助軍之智

與原議左



東南大擾  
根本竭矣

抑強嫉富之意繼而敷派除二百畝以下者免餘各  
買三分之一其後雖百畝之家亦不免立價以租一  
石償十八界會子四十而浙西之田石租至有直千  
緡者亦就此價價錢稍多則給銀絹各半又多則給  
以度牒告身准直登仕郎告准三十楮將仕郎告准  
千楮許赴漕試校尉告准萬楮承信郎告准萬五千  
楮承節郎告准二萬楮安人告准四千楮孺人告准  
二千楮民失實產而得虛告吏又恣爲操切浙中大  
擾民之破家失業者甚衆官吏有奉行不至者劉良  
貴輒劾之追毀出身永不收叙由是有司爭以多買

通鑑卷二百二十

宋紀

理宗十八

四

爲功似道又以陳豈往秀湖廖邦傑往常潤催督其  
六郡買田有專官平江則包恢成公策嘉興則潘輝  
李補焦煥炎安吉則謝奕趙與豈王唐珪馬元演常  
州則洪樵劉子庚鎮江則章垌郭夢熊江陰則楊班  
黃伸恢在平江至以肉刑從事邦傑在常州害民特  
甚至有本無田而以歸併抑買自經者朝廷唯以買  
公田爲功詔進良貴官兩轉餘人進秩有差 秋七  
月置摧塲于樊城劉整言于蒙古曰南人惟恃呂文  
德耳然可以利誘也請遣以玉帶篋之求置摧塲於

文德誤國

襄陽城外蒙古從之至鄂請于文德文德許之蒙古

使曰南人無信安豐等處推場每爲盜所掠願築土  
墻以護貨物文德不許或謂文德曰推場成我之利  
且可因以通好文德爲請於朝開推場於樊城外築  
土墻於鹿門山外通互市內築堡壁蒙古又築堡於  
白鶴由是敵有所守以遏南北之援時出兵哨掠襄  
樊城外兵威益熾文德弟文煥知爲蒙古所賣以書  
諫止文德始悟然事已無及惟自咎爾 蒙古以廉  
希憲爲中書平章政事商挺叅知政事希憲在秦蜀  
凡宋將家屬之在北者歲給其糧北人在於南者子  
弟得越界省其親人皆感之李璫反降人費寅諧希  
通鑑卷二百二十一 宋紀 理宗十八 五

憲制關中得民心又得商挺爲之輔修城治兵潛畜  
異志蒙古主疑之命中書右丞南合代希憲且覆視  
所告事卒無實狀詔希憲挺還皆進秩希憲首言國  
初以來凡納土及始受命之臣咸令世守至今將六  
十年子孫皆奴視部下郡邑長吏皆其卑隸僮使前  
古所無宜更張之乃議行考課黜陟遷轉法蒙古主  
從之 九月甲午以何夢然知樞密院事楊棟同知  
樞密院事葉夢鼎僉書樞密院事 蒙古諭高麗上  
京等處毋重科歛民民間所賣布帛踈薄狹短者禁  
之 冬十月己未詔發緡錢百四十萬命浙西六郡

訓儲

趙景緯

詔皇太子宮講官詹事以下日輪一員辰入酉出專講讀備咨問以稱輔導之實 以趙景緯為考功郎

官景緯再辭不許兼沂靖惠王府教授辭不許是冬

冬大台赤城震起

四辭新命且乞祠皆不許乃乞於赤城桐柏之間采

處也桐柏宮祀伯夷叔齊甚古千每百日游而不厭

藥者書庶幾有補後學使病廢之身不為無用於聖

世不許御筆兼崇政殿說書三辭不許乃造朝侍緝

熙殿以易進講論聖人體元之妙在惟幾人君得此

則天下有治而無亂人事有吉而無凶矣又曰惕厲

祇懼乃天心之所存聖人先處於憂故能無憂先處

通鑑卷一百二十

宋紀 理宗十八

六

以危故能無危若乃先自處於安樂則憂危乘之矣

又論監司守令其說曰知人之難自古已然人才乏

使莫今為甚或觀望而撓於勢或阿和而徇於情或

是非不公而以枉為直或毀譽失實而以污為廉遂

使舉刺不當不足以服天下之心與其糾劾於有罪

之後而未必盡得其情孰若精擇於未用之先而使

之各稱其職

五年

蒙古至元元年

春正月丁丑朔詔曰朕粵稽盛帝明王

制治保邦曷嘗不以人材為先務蓋雖堯舜之法度

文武之方策苟非得人是逆是循則亦徒法而已故

必賴濟濟之賢藹藹之士布列中外道德一而風俗同然後可望其舉行不悖相繼於長久也我國家因之舊進士一科得人爲盛三百年間所以保乂王家垂休億載者厥功茂哉弊久蠹滋近年尤甚非無佳士穎出由此其選然窮經學古者或病於詞華植德礪行者難究其蘊奧高才大器者往往局於纖悉繩墨之末是以官甚冗而才愈乏家殊俗而風益漓至於冒國法以苟營假儒冠而挾策俚言亂雅勦說趨時使習之者反賊其良而取之者莫任其咎人情至此咸欲變通蓋披閱先朝名臣奏議其論取士之法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

理宗十八

七

非一惟程顥頤兄弟深知治道酌古通今綱條詳明用意肫切今三省詳議參酌其可行者條具以聞務於科舉令甲無大更張以妥安士心而於進士舉之外所以崇尚經術考察德行選用材能之道立爲一代之典陶成四方之風庶幾豐芑之仁垂之萬世顧不美歟

癸巳出奉宸庫珠香象犀下務場貨易助

收楮幣

蒙古勅選儒士編修國史譯寫經書起館

舍給俸贍之

三月賈似道言公田已成若復以州

又增官員券字

縣總之恐害不除而利不可久請以江陰平江公田隸浙西憲司安吉嘉興公田隸兩浙運司常州鎮江

以自奪繫  
爵可也

蒙古宋子  
貞

管景模

一邊括公  
田一邊釋  
私商可懼

公田隸總所每歲租輸之官倉特與饒減二分或水

早則別議放數仍立四分司以主管公田繫銜平江

嘉興安吉各一員鎮常江陰共一員每鄉置官莊一

所民為官耕者曰官佃為官督者曰莊官莊官以富

饒者克應兩歲一更每租一石明減二斗不許多收

其間毘陵澄江一時迎合止欲買數之多凡六七斗

皆作一石及收租之時元額有虧則取足於田主遂

為無窮之害或內有硤瘠及租佃頑惡之處又從而

責換于田主其禍尤慘 蒙古主命尚書宋子貞陳

時事子貞條具以聞詔獎諭命中書省議行之 夏

通鑑卷一百二十一 宋紀 理宗十八

八

四月丙午詔管景模妻孥陷沒效忠愈堅平時所得

俸入率以撫恤將士遂至空乏特賜緡錢三十萬

辛亥太陰犯軒轅御女星戊午太白晝見 五月庚

辰何夢然罷知建寧府辛卯以楊棟參知政事葉夢

鼎同知樞密院事姚希得同僉書院事 乙未安南

奉表進方物詔却之仍厚資以獎恭順 蒙古釋宋

私商五十七人給糧遣歸 六月甲辰朔知衢州謝

堅因寇焚掠常山縣弃城遁臺臣言衢州詹沔之變

乃謝堅任都吏徐信激之詔斬信籍其家堅削秩不

叙 秋七月甲戌彗星出柳光燭天長數十丈自四

更見東方日高始減詔避殿減膳許中外直言趙景  
緯上封事曰今自求所以解天意者不過悅人心而  
已百姓之心即天心也錮私藏而專天下之同欲則  
人不悅保私人而違天下之公議則人不悅閭閻之  
糟糠不厭而燕私之供奉自如則人不悅百姓之膏  
血日朘而符移之星火愈急則人不悅不公於已而  
欲絕天下之私則人不悅不澄其源而欲止天下之  
貪則人不悅夫必有是數者斯足以召怨而致災願  
陛下捐內帑以絕壅利之誦出嬪嬙以節用度之奢  
弄權之貂寺素爲天下之所共惡者屏之絕之毒民

通鑑卷二百十

宋紀

理宗十八

九

之恩澤侯嘗爲百姓之所憤者黜之弃之擇忠鯁敢  
言之士置之臺諫以通關鬲之壅選慈惠忠信之人  
使爲守宰以保元氣之殘又必稽乾淳以來凡利源  
窠名之在百司庶府者悉隸其舊以濟經用之急公  
田上派買不均之弊聽民自陳隨宜通變以安田里之  
生則人心悅而天意解矣人之常情懼心每發於災  
異初見之時不能不潛移於詔誥交至之後萬一過  
聽左右寬譬之曲爲他說以自解毛舉細故以塞責  
而恐懼之初心弛則下拂人心上違天意國之安危  
或未可知臺諫宜士庶皆上書以爲公田不便民間愁

怨所致於是賈似道上書力辯乞遜位帝曰言事易  
任事難自古然也使公田之說不可則卿建議之始  
朕已沮之矣惟其公私兼濟所以舉意行之今業已  
成矣一歲之軍餉仰給於此若遽因人言罷之雖可  
快一時之異議如國計何卿既任事亦當任怨禮義  
不愆何恤人言卿宜安心毋孤朕倚畀之意知臨安  
府劉良貴亦以人言籍籍自陳括田之勞乞從罷免  
不允由是公論頓沮 臨安府學生葉季蕭規應詔  
上書詆賈似道專權害民誤國似道命劉良貴拮據  
以罪黥配李于漳州規于汀州 蒙古以解州鹽課  
通鑑卷一百一十八 宋紀 理宗十八

十

均賦諸色僧道軍匠等戶其太原小鹽聽從民便  
蒙古阿里不哥自斡木土之敗不復能軍至是與諸  
王玉龍答失阿速帶及其謀臣不魯花阿里察脫忽  
思等自歸于上都蒙古主以諸王皆太祖之裔並釋  
不問其謀臣不魯花等伏誅 丙申楊棟罷棟以彗

星爲蚩尤旗非變異也臺臣論其欺天罔君或謂棟  
姑爲是言陰告于帝謀逐賈似道似道覺之遂罷棟

無朕

八月丙午以楊棟知建寧府戊午彗星消伏甲子

彗星復見于參趙景緯又言曰損玉食不若損內帑  
鄒貢奉之爲實避正朝不若塞倖門廣忠諫之爲實

肆大背固所以廣仁恩又不若擇循良黜貪暴之為  
 實蓋天意方回而未豫人心乍悅而旋疑此正陰陽  
 勝復之會眷命隆替之機也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  
 院檢討官辭不許轉對言願明辯義利之限力破繫  
 吝之私以天自處而絕内外之分以道制欲而黜耳  
 目之累毋以閨闈之賤干公議毋以戚畹之私紊國  
 常庶幾可以得人心而回天變矣 蒙古翰林承旨  
 王鄂言劉秉忠久侍藩邸參密謀定大計積有忠勤  
 然猶仍其野服散號宜正其衣冠崇以顯秩蒙古主  
 即日拜秉忠為太保參領中書省事秉忠既受命以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 理宗十八 十一

器使者其所甄拔後皆為名臣 蒙古劉秉忠請定  
 都于燕蒙古主從之詔營城池及宮室改燕京為中  
 都其大興府仍舊 蒙古以宋民新附撥地土衣糧  
 給其牛種仍禁邊將分匿人口 蒙古改元大赦天  
 下詔曰應天者惟以至誠拯民者莫如實惠朕以菲  
 德獲承慶基內難未戢外兵未戢夫豈一日于今五  
 年賴天地之界矜暨祖宗之垂裕凡我同氣會於上  
 都雖此日之小康敢朕心之少肆比者星芒示儆雨  
 澤愆常皆闕政之所繇顧斯民之何罪宣布惟新之



令溥施在宥之仁據不魯花忽察禿滿院里察脫火  
思輩構禍我家照依太祖皇帝扎撒正典刑訖可大  
赦天下改中統五年爲至元元年於戲否徃泰來迂  
續亨嘉之會鼎新革故正資輔弼之良咨爾臣民體  
予至意 九月乙未竄建寧府教授謝枋得于興國  
軍枋得考試宣城及建康摘賈似道政事爲問首言  
權奸擅國敵兵必至趙氏必亡漕使陸景思上其藁  
於似道於是左司諫舒有開劾枋得校文發策怨望  
騰謫大不敬詔貶興國軍居住 賈似道請行經界

推排法于諸路由是江南之地尺寸皆有稅而民力

通鑑卷二百三

宋紀 理宗十八

十一

竭矣 賈似道又以物貴由于楮賤楮賤由于楮多  
乃更造銀關每一准十八界會之三自製其印如賈  
字狀行之出奉宸庫珍貨收弊會于官廢十七界會  
不用銀關行物益貴楮益賤 蒙古立翰林國史院  
以改元詔諭高麗并赦其境內 冬十月乙丑帝有  
疾詔草野有能治療者白身除節度使有官及願就  
文資者並與此附推恩仍賜錢十萬田五百頃卒無  
應者丁卯帝崩在位四十一年年六十一太子祺即  
位尊皇后曰皇太后上帝廟號曰理宗

史臣曰理宗享國與仁宗同然仁宗之世賢相相

繼理宗四十年間若崔與之吳潛皆弗究于用而史彌遠丁大全賈似道竊弄威福相爲終始治效之不逮仁宗宜也蔡州之役可以雪先世之耻顧乃貪地奔盟事釁隨起兵連禍結境土日蹙郝經來使似道諱言其納幣請和蒙蔽抑塞拘留不報自速滅亡吁可惜哉良由中年嗜慾旣多怠於政事權移奸臣以致於此然嘉定以來正邪貿亂國是靡定自帝繼統首出王安石而尊濂洛表章朱氏丕變士習視前朝奸黨之碑僞學之禁何如哉後世有以理學復古帝王之治者考論其匡直輔翼之功自帝始焉廟號曰理其殆幾乎。

通鑑卷一百一

宋紀

理宗十八

十三

冬十一月丙戌帝初聽政御後殿命馬廷鸞留夢炎兼侍讀李伯玉陳宗禮范東叟兼侍講何基徐幾兼崇政殿說書詔求直言又詔先朝舊臣趙葵謝方叔程元鳳馬光祖李魯伯各上言以匡不逮召江萬里王爚洪天錫湯漢等赴闕詔躬行三年喪御史劾宦官李忠輔何舜卿等賊罪並竄遠方蒙古阿合馬以河南鈞徐諸州俱有鐵冶請興鼓鑄之利乃括戶三千興煽之歲輸鐵一百三萬七千斤又以太原民煮小鹽越境販賣民貪其價廉競買食之解鹽以故

不售歲入課銀止七千五百兩請歲增五千兩無聞  
諸色兵民鈞出其賦至是罷左右部居中書蒙古主  
嘉阿合馬之能超拜平章政事 蒙古以至元二年  
曆日賜高麗禁登州和州等處并女直人入高麗界  
剽掠詔宋人歸順及北人陷沒來歸者皆月給糧食  
十二月辛丑詔改明年元 壬寅戒賊吏絕貢羨  
餘 甲辰詔以生日爲乾會節 甲子太陰犯房  
蒙古定中外百官儀從命選善水者一人沿黃河計  
水程達東勝可通漕運馳驛以聞

通鑑卷一百二十

宋紀

理宗十八

十四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一

明賜進士前中憲矣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史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一百二十一 一起乙丑至丙寅凡二年

度宗一

咸淳元年 蒙古至元二年 春正月辛未朔日食 蒙古以河

南北荒田分給蒙古軍耕種 二月丁未以姚希得

參知政事江萬里同知樞密院事 庚申置籍中書

記諫宮御史言事歲終以考成績 壬戌以王爚僉

書樞密院事 蒙古并六部為四吏禮為一部兵刑

通鑑卷一百二十一 宋紀 度宗一

為一部戶工仍各為一部 三月甲申攢理宗于永

穆陵 夏四月戊午加賈似道太師封魏國公帝以

似道有定策功每朝必答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朝

臣皆稱為周公理宗山陵事竣徑弃官還越而密令

呂文德詐報蒙古兵攻下沱急朝中大駭帝與太后

手詔起之似道乃至欲以經筵拜太師而典故須建

節乃授鎮東軍節度使似道怒曰節度使粗人之極

致耳遂命出節都人聚觀節已出復曰時日不利亟

命返之舊制節出撤關壞屋無倒節理以示不屈至

是人皆駭異 五月乙巳追命史彌遠為公忠翊運

江萬里  
王爚

定策元勳 閏月以江萬里參知政事王燾同知樞

密院事馬廷鸞僉書院事 六月己酉名理宗禦製

之閣曰顯文置學士等官 秋七月丁酉初命迪功

郎鄧道爲韶州相江書院山長主祀周惇頤 八月

蒙古將阿朮帥兵至廬州及安慶諸路統制范勝統

領張林正將高興副將孟興逆戰死之詔勝等各官

其一子 蒙古以安童爲中書右丞相伯顏爲左丞

相安童木華黎四世孫時年二十一 九月壬子命

宰執訪司馬光蘇軾朱熹後人賢者能者各上其名

錄用 庚申吏部侍郎李常上七事曰崇廉耻嚴鄉

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宋紀 度宗一 二

舉擇守令黜貪污讞疑獄任儒帥修役法 冬十月

蒙古主以安童幼未更事召許衡于懷孟楊誠于益

都俾議中書省事衡至陳時務四事曰自古立國皆

有規模循而行之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目眩變易

分更未見其可也管子產相衰周之列國孔明治西

蜀之一隅且有定論終身由之而堂堂天下可無一

定之說而妄爲之哉考之前代北方之中夏者必

行漢法乃可長久故後魏遼金歷年最多他不能者

皆亂亡相繼史冊具載昭然可考使國家而居朔漠

則無事論此也今日之治非此奚宜夫陸行宜車水

范勝高興  
孟興張林  
死戰

蒙古安童

李常

蒙古楊誠

行宜舟。反之則不能行。幽燕食寒。蜀漢食熱。反之則必有變。以是論之。國家之當行漢法無疑也。然萬世國俗累朝動舊。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收就。亡國之俗其勢有甚難者。切嘗思之。寒之與暑。固爲不同。然寒之變暑也。始於微溫。溫而熱。熱而暑。積百有八十一日。而寒始盡。暑之變寒。其勢亦然。是亦積之驗也。苟能漸之。摩之。待以歲月。心堅而確。事易而常。未有不。可。變。者。此在陛下尊信而堅守之。不雜小人。不責近效。不恤流言。則致治之功。庶幾可成矣。二曰。中書之務。不勝其煩。然其大要在用人立法。二者而已。

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宋紀 慶元一

三

矣。近而譬之。髮之在首。不以手理。而以櫛理。食之在器。不以手取。而以匕取。手雖不能。而用櫛與匕。是即手之爲也。上之用人。何以異此。然人之賢否。未知其詳。固不可得。而遽用也。然或已知其孰爲君子。孰爲小人。而復患得患失。莫爲進退。徒曰知人而實不能用人。亦何益哉。人莫不飲食也。獨膳夫爲能調五味之和。莫不睹日月也。獨星官爲能步虧食之數者。誠以得其法故也。古人有言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必因先王之道。今里巷之談動以古爲詬戲。不知今日口之所食。身之所衣。皆古人遺法。而

不可違者。豈天下之大國家之重。而古之成法反可違邪。其亦弗思甚矣。夫治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宰執優游於廊廟之上。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夫立法用人。今雖未能遽如古。管然已仕者當給俸以養其廉。未仕者當寬立條格。俾就叙用。則失職之怨少可舒矣。外設監司以察污濫。內專吏部以定資歷。則非分之求漸可息矣。再任三任。抑高舉下。則人才爵位略可平矣。至於貴家之世襲。品官之任子。版籍之數。續當議之。亦不可緩也。其三曰。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此蓋以至難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娛之也。是以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慎者。誠知天之所畀。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之也。知其爲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爲。不知爲難。而以易處。則他日之難。有不可爲者矣。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爲臣之道。臣已告之。安童矣。至爲君之難。尤陛下所當專意也。臣請言其切而要者。夫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慎矣。管劉安。世行一不妄語。七年而後成。夫安世一士人也。所交者一家之親。一鄉之衆也。同列之臣。不過數十百

通鑑卷一百一

宋紀

度宗一

四

快心事快  
心口皆緣  
不畏天人  
求

人而止耳。而言猶若此。况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事有萬變。日有萬機。人君以一身一心而酬酢之。欲言之無失。豈易能哉。故有管之所言而今日忘之者。今之所命而後日自違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紀綱不得布。法度不得立。臣下無所持循。奸人因以爲弊。天下之人。疑惑驚眩。且議其無法無信。一至於此也。此無他。至難之地。不以難處。而以易處。故也。苟從大學之道。以修身爲本。凡一言一行。必求其然。與其所當然。不牽於愛。不蔽於憎。不因於喜。不激於怒。虛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奈何爲人上者。通鑑卷二百五十一

宋紀 度宗一

五

多樂舒肆爲人臣者。多事容悅。容悅本爲私也。私心盛。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爲欲也。欲心盛。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感合無間。則其所務者。皆快心事耳。快心。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安肯兢兢業業。以修身爲本。一言一動。熟思而審處之乎。此人君踐言之難。而又難於天下之人也。人之情。僞有易。有險。險者難知。易者易知。此特係夫人之險。易然也。然又有衆寡之分。焉。寡則易知。衆則難知。故在上者難於知下。而在下者易於知上。其勢然也。處難知之地。御難知之人。欲其不見欺也。難矣。管包



拯剛嚴峭直號爲明察然一小吏而能欺之然拯一  
京尹耳其見欺於人不過誤一事害一人而已人君  
處億兆之上操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幸見欺  
則以非爲是以是爲非其害有不可勝旣也人君惟  
無喜怒也有喜怒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  
人君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  
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  
怒本不足愛也而誑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而強短  
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爲君子退者未必爲小人  
予者未必爲有功奪者未必爲有罪以至賞之罰之  
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宋紀 度宗一  
六

生之殺之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其受欺也而反  
任之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此尚可防邪大抵人君  
以知人爲貴以用人爲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  
旣不出此則所近者爭進之人耳好利之人耳無耻  
之人耳彼挾其詐術千蹊萬徑以蠱君心欲防其欺  
雖堯舜不能也夫賢者以公爲心以愛爲心不爲利  
回不爲勢屈寘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  
其於人國重固如此也夫賢者遭時不偶務自韜晦  
世固未易知也雖或知之而無所援引則人君無由  
知也人君知之然召之命之輕如所養賢者有不屑

也。雖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然而言不見。用賢者不處也。或用其言也。而復使小人參之。責小利。期近效。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亦豈肯尸位素餐。以取譏於天下哉。此特難進者也。而又有難合者焉。人君處崇高之地。大抵樂聞人過。而不樂於聞己之過。務快己之心。而不務快民之心。賢者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如堯舜之正堯舜之安而已。故其勢恒難合。况夫奸邪佞倖。醜正而惡直。肆為詆毀。多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可望其庶事得其正。而天下被其澤邪。自古及今。端人雅士。所以重於進。而輕於

通鑑卷百五

宋紀

度宗一

七

退者。蓋以此耳。大禹聖人。聞善即拜。益猶戒之。以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後世人主。宜如何也。此任賢之難也。奸邪之人。其為心也險。其用術也巧。惟險也。故千態萬狀。而人莫能知。惟巧也。故千蹊萬徑。而人莫能禦。其諂似恭。其詐似直。其欺似可信。其佞似可近。務以窺人君之喜怒。而迎合之。竊其勢。以立己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於上。威擅於下。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至是而求去之。亦已難矣。雖然。此特人主之不悟者也。猶有說焉。如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不能斥。李林甫妬

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奸而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夫上以誠愛下則下以忠報上感應之理然也然考之往古有不可以常情論者禹抑洪水以救民啓又能敬承繼禹之道其澤深矣然一傳而太康失道則萬姓仇怨而去者何邪漢高帝起布衣天下影從榮陽之難紀信至捐生以赴急則人心之歸可見矣及天下已定而沙中有謀反者又何邪竊嘗思之民之戴君本於天命初無不順之心特由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後怨怒生焉禹啓愛民如赤子而太康逸豫以滅德是以失望漢高以寬仁得天下

通鑑卷一百一

宋紀

度宗一

八

及其已定乃以愛憎行誅賞是以不平古今人君凡有恩澤於民而民怨且怒者皆類此也夫人君有位之初既出美言而告天下矣既而實不能副故怨生焉等人臣耳無大相遠人君特以己之私而厚一人則其薄者已疾之矣况於薄有功而厚有罪人得不怒於心邪必如古者大學之道以修身爲本一言一動舉可以爲天下之法一賞一罰舉可以合天下之公則億兆之心將不求而自得又豈有失望不平之累哉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如漢之文景然考之當

時天象數變山崩地震未易遽數是時小尉有水旱

事 蒙古括諸路兵以益襄陽之師遣史天澤與宗  
王大臣往經畫之天澤至呂文煥遣使餉以鹽茗天  
澤築長圍起萬山包百丈山令南北不通又築峴  
山扁頭山為一字城聯亘諸堡以立久駐必取之基  
蒙古阿合馬專總財賦以新立憲臺言于蒙古主  
曰庶務責成各路錢穀付之轉運必繩治之事何由  
辦請罷御史臺及諸道提刑司廉希憲曰立臺察內  
則彈劾奸邪外則察視非常訪求民瘼裨益國政無  
大於此者如阿合馬所言必使上下專恣貪暴公行  
然後事可集邪阿合馬語塞乃止 二月蒙古行新

通鑑卷二百五

宋紀 度宗二

九

字詔曰國家肇基朔方制用文字皆取漢楷及畏吾  
字以達本朝之言考諸遼金及遐方諸國例各有字  
今文治寢興字書方缺特命國師八思巴創蒙古新  
字頒行諸路譯寫一切文字期於順言達事而已更  
號八思巴為大寶法王其字凡千餘大要以諧聲為  
宗 三月乙卯蒙古軍圍樊遂城鹿門 己未詔浙

西六郡公田設官督租有差 辛酉京湖都統張世

傑將兵拒蒙古圍樊之軍戰于赤灘圍敗績世傑柔

之從子從柔戍杞有罪來奔阮思聰見而竒之言于

呂文德文德召置麾下累功至都統制 戊辰以江

張世傑

阮思聰

萬里馬廷鸞為左右丞相廷鸞每見文法密功賞稽遲將校不出死力于邊關升辟稍越拘孥賈似道頗疑異已黥堂吏以泄其憤 巳巳以馬光祖知樞密

院事 夏四月高郵縣夏世賢七世義居詔署其門

五月巳酉馬光祖罷提舉洞霄宮 秋七月夏貴

襲蒙古阿朮于新郢敗績初貴以沿江制置副使援襄樊乘春水漲輕兵部糧至襄陽城下懼蒙古軍掩襲僅能與呂文煥交語而還及秋大霖雨漢水溢貴分遣舟師出沒東岸林谷間阿朮謂諸將曰此虛形不可與戰宜整舟師以備新城明日貴舟果趣新城

通鑑卷二百五十一 宋紀 度宗二

十

至虎尾洲為阿朮所敗士卒溺漢水死者甚眾范文虎復以舟師援貴至灌子灘亦為阿朮所敗文虎以

輕舟遁 八月戊寅詔郡縣收民田租母巧計取贏

母厚直折納轉運司中嚴按劾 高麗廢其主植而

立安慶公涓涓植弟也為權臣林衍所廢立 冬十

月蒙古主命趙壁行省東京聚兵平壤往問其罪且

詔止誅林衍餘無所問 十二月癸酉呂文德卒文

德以許蒙古置摧塲為恨每曰誤國家者我也因疽

發背乞致仕詔授少師封衛國公至是卒賈似道以

其婿范文虎為殿前副都指揮使總禁兵

下者尚退讓取也。守也。各有其宜。君人者不可不審也。夫審而後發。發無不中。否則觸事而遽。喜怒之色見於貌。言出於口。人皆知之。徐考其故。知其無可喜者。則必悔其喜之失。無可怒者。則必悔其怒之失。甚至先喜而後怒。先怒而後喜。號令數變。喜怒不節之故也。是以先王潛心恭默。不易喜怒。其未發也。雖至近。莫能知其發也。雖至親。莫能移。是以號令簡而無悔。則無不中節矣。夫數變令不可也。數失信尤不可也。周幽無道。故不恤此。今無此。何苦使人之不信也。

書奏蒙古主嘉納之。衡自見帝多奏陳及退。皆削其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宋紀 度宗一

十一

草故其言多祕。世罕得聞。所傳者特此耳。十一月辛丑。以留夢炎僉書樞密院事。以趙景緯權中書舍人。景緯上言。損得害身之大。莫過於嗜欲而窒欲之要。莫切於思居處則思敬。動作則思禮。祭祀則思誠。事親則思孝。每御一食。則思天下之飢者。每服一衣。則思天下之寒者。嬪嬙在列。必思夏桀以嬖色亡其國。飲燕方歡。必思商紂以沈湎喪其身。念起而思隨之。則念必息。欲萌而思制之。則欲必消。志氣日以剛健。德性日以克實。豈不盛哉。十二月蒙古賜伯

顏宋子貞楊誠銀各千兩。鈔各六十錠。

二年蒙古至元三年春正月以季可爲監察御史時賈似道

當國忌臺諫言事悉川庸儒易制者爲之彈劾不敢

自由惟取遠州太守及州縣小官毛舉細過應故事

而已是月江萬里罷時賈似道以去要君帝至拜

留之萬里以身掖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

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不知所爲下殿因舉笏謝

萬里曰微公似道幾爲千古罪人然以此益忌之帝

在經筵每問經史疑義及古人姓名似道不能對萬

里常從旁代對王夫人稍知書帝語夫人以爲笑似

道聞之積慙怒謀逐萬里萬里亦四上疏求退乃以

通鑑卷二百一

宋紀

度宗

十一

資政殿大學士奉祠 蒙古立制國用使司遣朶端

趙璧撫諭四川將吏 二月辛卯詔左右史循舊制

立侍御坐前 蒙古以廉希憲宋子貞爲中書平章

政事張文謙復爲中書左丞史天澤爲樞密副使宋

子貞初事東平嚴實建學育才齊魯爲之一變蒙古

主南侵子貞上言本朝威武有餘仁德未洽若投降

者不殺脅從者勿治則宋之郡邑可傳檄而定也蒙

古主善之累遷右三部尚書數上言時政便宜凡立

法裁制多自子貞發之蒙古主悔用子貞之晚 三

月乙巳詔郡守兩年爲任方別授官 夏四月壬午

朝廷始尊

姚希得罷 甲申侍御史程元岳上言帝王致壽之道在修德後世休邪說以求之往轍可鑒修德之目有三曰清心曰寡欲曰崇儉皆致壽之原上嘉納之

五月甲寅以王燾參知政事留夢炎同知樞密院事包恢僉書院事恢所至以嚴為治破豪猾去奸吏治蠱獄政聲赫然理宗嘗因輪對曰陛下之心如天地日月其閉而食者外戚近習耳 六月壬午以衢州飢命守令勸分諸藩邸發廩助之 秋七月壬寅禮部侍郎李伯玉言人才貴乎善養不貴速成請罷童子科息奔競以保幼稚良心詔自咸淳三年為

通鑑卷二百一 宋紀 度宗 一 三

始罷之 蒙古以張德輝參議中書省事初德輝在史天澤幕下蒙古主在藩邸聞之召見問曰或云遼以釋廢金以儒亡有諸對曰遼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親睹宰執皆武弁世爵雖用一二儒臣及論軍國大事又不使預聞然則金之存亡自有任其責蒙古主然之呼其字而不名德輝又嘗與元裕上謁請蒙古主為儒教大宗師蒙古主悅而受之既即位以為河南北路宣撫使遂入議政 八月蒙古遣使日本賜書曰朕惟自古小國之君境土相接尚務講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區夏遐方異域畏威懷



德者不可悉數朕即位之初以高麗無辜之民久瘁  
鋒鏑卽令罷兵還其疆場反其旄倪高麗君臣感戴  
來朝義雖君臣而歡若父子計王之君臣亦已知之  
高麗朕之東藩也日本密邇高麗開國以來時通中  
國至於朕躬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國知  
之未審故特遣使持書布告朕心冀自今以往通問  
結好以相親睦且聖人以四海爲家不相通好豈一  
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圖之又詔高麗  
導去使至其國 冬十一月乙卯趙葵卒葵字南仲

衡山人京湖制置使方之子少從南康李燾爲有用

通鑑卷一百二十一

宋紀

度宗一

古

之學與兄范俱有志事功以武功歷官右丞相兼樞  
密使旣老而衛國之志不衰蓋武臣之傑出者也

蒙古宋子貞致仕尋卒子貞潞州長子人以文學爲  
時所重 十二月丁丑申嚴戢貪之令 蒙古郝經

居真州館七年從者怒鬪死者數人經獨與六人處

別館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二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一百二十二 起丁卯至己巳凡三年

度宗二

咸淳三年 蒙古至元四年 春正月壬辰以王爚知樞密院事

葉夢鼎參知政事常挺僉書樞密院事 癸卯立全

氏為皇后后會稽人理宗母慈憲夫人姪孫也語見

前簡 戊申帝釋菜于孔子以顏回曾參孔伋孟軻

配列邵雍司馬光于從祀又升顯孫師于十哲追封

通鑑卷二百二十一 宋紀 度宗二

雍新安伯講官監官三學長貳及諸生推恩有差一

蒙古許衡謝病還懷孟衡多病蒙古主聽五日一至

省時賜尚方名藥美酒以調養之至是始聽其歸

蒙古勅修曲阜宣聖廟 二月乙丑賈似道上疏乞

歸養帝命大臣侍從傳旨固留日四五至中使加賜

日十數至夜即交臥第外以守之特授平章軍國重

事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治事都堂賜第西湖之

葛嶺使迎養其中似道於是五日一乘湖船入朝不

赴都堂治事吏抱文書就第呈署大小朝政一切決

于館客廖瑩中堂吏翁應龍宰執充位而已似道雖

深居簡出。凡臺諫彈劾諸司薦辟及京尹畿漕一切事不關白。不敢行。正人端士斤罷殆盡。吏爭納賂求美職。圖爲帥閫監司郡守者。貢獻不可勝計。一時貪風大肆。兵喪於外。匿不以聞。民怨于下。誅責無藝。莫敢言者。太府寺主簿陳蒙嘗入對。極言似道爲相。國政闕失。後爲淮東總領。似道誣以貪汙。安置于建昌軍籍錄其家。蒙古詔陝西行省招諭宋人。又詔四川等處官吏軍民有能率衆北降者。優加賞擢。三月壬辰。以程元鳳爲右丞相兼樞密使。賈似道恐元鳳侵權。諷陳宜中劾罷之。蒙古安童言。今丞相五

通鑑卷二百五

宋紀

度宗二

二

人素無此例。臣等議擬設二丞相。蒙古漢人參用。勿令員數過多。又詔宜用老成人。如姚樞等同議省事。時中書左丞相耶律鑄制宮縣樂成。賜名大成樂。

夏四月。蒙古新築宮城。遣使祀岳瀆。五月丁丑朔。

日。食。戊申。詔曰。比嘗命有司按月給百官俸。惟官愈卑。去民愈親。仍聞過期弗予。是吏奉吾命不虔也。諸路監司其嚴糾劾。蒙古勅上都重建孔子廟。六月壬戌。以馬光祖參知政事。已卯。王爚罷。秋七月。

蒙古詔新附貧民。從人借貸。困不能償者。官爲償之。

仍給牛具種實及糧食。八月庚申。與星犯天罈。

乙丑進封嗣榮王與芮為福王 辛未以葉夢鼎為

右丞相兼樞密使利州路轉運使王侁子惲求遺澤

夢鼎以為合與似道以恩不出已罷省部吏數人夢

鼎怒曰我斷不為陳自強即求去似道母責似道曰

葉丞相安於家食未嘗求進汝強與以相印今乃牽

制至此若不從吾言吾不食矣似道曰為官不得不

如此會太學諸生亦上書言似道專權固位似道乃

悔悟求解夢鼎請去愈力帝不許 以留夢炎為樞

密使常挺同知樞密院事 九月安南國王陳光昞

遣使貢于蒙古蒙古詔諭安南國俾其君長進朝子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 度宗二

弟入質編民出軍役納賦稅置達魯花赤統治之

冬十月庚申復開州 甲戌大雷電趙景緯上疏曰

雷發非時竊迹今日之事而有疑焉內批疊降而名

器輕宮闈不嚴而主威褻橫恩之濫已收而復出戢

貪之詔方嚴而隨弛宮正什伍之令所以防竒表而

或縱於乞憐之卑詞緇黃出入之禁所以嚴宸居而

間惑於稱禳之小數以至殫墨未乾而拔拭之旨已

下駁奏未幾而捷出之徑已開命令多疑則陽縱而

不收主意不堅則陰閉而不密陛下可不思致災之

由而亟求所以正之哉願清其天君以端出治之源

謹其號令以肅紀綱之本母牽於私恩而廢公法母  
遷於邇言而亂舊章去讒而遠色賤貨而貴德則人  
心悅而天意得可以開太平而兆中興也 蒙古制

國川使司請量節經用從之定品官子孫廕叙格  
十一月以常挺參知政事馬廷鸞同知樞密院事

蒙古宣慰劉整言于蒙古主曰攻宋方略宜先從事  
襄陽襄陽吾故物由弃弗戍使宋得竊築爲強藩若  
復襄陽浮漢入江則宋可平也蒙古主從之詔徵諸  
路兵命阿朮與整經略襄陽阿朮駐馬頭山顧漢  
東白河口曰若築壘于此以斷宋餉道襄陽可圖也

通鑑卷一百五

宋紀

度宗二

四

遂城其地呂文煥大懼遣人以蠟書告呂文德文德  
怒且罵曰汝夢妄言邀功賞設有之亦假城耳襄樊  
城池堅深兵儲支十年令呂六堅守果整妄作春水  
至吾往取之比至恐遁去耳識者竊笑之 十二月

丙辰以呂文煥知襄陽府 赦謫居興國軍謝枋得  
放歸田里 是歲京師糴貴勒平江嘉興上戶運米

入京鞭笞囚繫死於非命者十七八太常寺簿陸逵  
謂買田本以免和糴今勒其運米害甚於前賈似道  
怒出逵知台州未至怖死 司農卿李鏞言經界嘗

議修明矣而修明卒不行嘗令自實矣而自實卒不

竟豈非上之任事者每欲避理財之名下之不樂其成者又每倡爲擾民之說故寧坐視邑政之壞而不敢詰猾吏奸民之欺寧忍取下戶之苛而不敢受豪家大姓之怨蓋經界之法必多差官吏必悉集都保必徧走阡陌必盡量步畝必審定等色必細折計等奸弊轉生久不迄事乃若推排之法不過以縣統都以都統保選任財富公平者訂田畝稅色載之圖冊使民有定產產有定稅稅有定籍而已臣守吳門已嘗見之施行今聞紹興亦漸就緒湖南漕臣亦以一路告成竊謂東南諸郡皆奉行惟謹其或田畝未實則令鄉局釐正之圖冊未備則令縣局程督之又必郡守察縣之稽違監司察郡之急弛嚴其號令信其賞罰期之秋冬以竟其事責之年歲以課其成如周官日成月要歲會以綜核之於是詔諸路漕帥施行焉大抵南渡後水田之利富於中原故水利大興而諸籍沒田募民耕者皆仍私租舊額每失之重輸納之際公私事例迥殊私租額重而納輕承佃猶可公租額重而納重則佃不堪命州縣胥吏與倉庫百執事之人皆得爲侵漁之道於耕者也季世金人乍和乍戰戰則軍需浩繁和則歲幣重大國用常苦不繼

於是因民苦官租之重。命有司括賣官田以給用。其初弛其力役以誘之。其終不免於抑配。此官田之弊也。嘉定以後。又有所謂安邊所田。收其租以助歲幣。至其將亡。又限民名田。買其限外所有謂之公田。初議欲省和糴以紓民力。而其弊極多。其租尤重。迄於宋亡遺患猶不息云。

四年

蒙古至元五年

春正月乙巳留夢炎罷知潭州庚戌詔

曰邇年近臣無謂引去以爲高勉留再三弗近益遠徃徃相尚不知其非義也亦由一二大臣嘗勇去以爲衆望相踵至今孟子於齊王不遇故去是未嘗有

通鑑卷二百三十一

宋紀

度宗二

六

君臣之情也然猶三宿出晝庶幾改之儒者家法無亦取此乎朕於諸賢允謂無負其弗高尚使人疑於負朕 閏月庚午賜夏貴金帶 二月戊子太陰犯

天關己丑太陰犯井 三月蒙古禁民間兵器 夏

四月庚寅乾會節帝御紫宸殿受賀謝方叔以嘗爲東宮官自豫章以一琴一鶴金丹一鑪獻帝賈似道疑其觀望再相諷諫官趙順孫論其不當誘人主爲聲色之好上曰謝方叔託名進香擅進金器且以先帝手澤每繫之跋率多包藏至以先帝行事爲己功殊失大臣體宜鑄一秩於是盧鉞等相繼論列方叔

昨蜀廣敗事誤國殄民今又違制擅進削一秩罰輕  
詔削四秩奪觀文殿大學士惠國公罷宰臣恩數仍  
追寶奎錄并繫政真本來上欲謫之遠郡呂文德請  
以已官贖方叔罪乃止奪官爵 丙申右正言黃鏞  
言今守邊急務非兵農合一不可一曰屯田二曰民  
兵川蜀屯田爲先民兵次之淮襄民兵爲先屯田次  
之此足食足兵良策也不報 五月壬申賜進士六  
百六十四人得陳文龍狀元及第 六月辛巳詔罷  
浙西諸州公田莊官募民自耕輸租租減什三母私  
相易田違制以盜賣官田論 秋七月蒙古立御史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 度宗二

七

臺詔諭之曰臺官職在直言朕有未當極言無隱

九月蒙古劉整與阿朮計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  
惟水戰不如宋耳奪彼所長造戰艦習水軍則事濟  
矣乃造船五千艘日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畫地爲  
船而習之練卒七萬遂築白河城以逼襄陽 冬十

月戊寅朔日食參知政事常挺罷 蒙古勅從臣錄

毛詩論語孟子 十一月辛未以文武官在選困於

部吏隆寒旅瑣可閔詔吏部長貳郎日日促銓注小

有未備特與放行違者有刑自是隆寒盛暑申嚴戒

飭 常挺卒挺字方叔福州人舉進士歷官參知政



行元鳳

蒙古和禮  
霍孫

庭芝政事

葉夢開去  
官

事以通濟著聲 壬申行義役法 十二月辛卯以

夏貴為沿江制置副使兼知黃州 包恢罷 程元

鳳卒元鳳字申甫徽州人元鳳之在政府也一仕者

求遷元鳳謝之其人累請不許乃以先世為言元鳳

曰先公疇昔相薦者以元鳳恬退故也今子所求躡

次豈先大夫意哉矧以國家官爵報私恩元鳳所不

敢有嘗遭元鳳論列者其後見其可用更薦拔之曰

前日之彈劾成其才也今日之擢用盡其才也帝聞

計震悼贈少師 蒙古省臣言前代必有起居注故

善政嘉謨不致遺失蒙古主即以和禮霍孫為之

通鑑卷一百五十一 宋紀 度宗二

八

蒙古復召許衡

五年蒙古至元六年春正月丁未以李庭芝為兩淮制置大

使兼知揚州時揚州新遭火公私蕭然庭芝放民負

鹽二百餘萬又鑿河四十里入金沙餘慶場以省車

運始平山堂瞰揚城敵至則構望樓其上張弓弩以

射城中庭芝大築城包之募江南流民二萬餘人以

實之號武銳軍修學賑飢民德之如父母 癸亥葉

夢鼎上疏乞致仕不待報而去夢鼎扼於賈似道不

得行乃引杜衍故事致仕單車宵遁詔判福州夢鼎

不拜 以馬廷鸞參知政事甲戌以江萬里參知政

之災大則有亂亡之應非徒然而已也而文景克承天心一以養民爲務今年勸農桑明年減田租懇懇愛民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也臣竊見前年秋字出西方彗出東方去年冬彗見東方復見西方議者謂當除舊布新以應天變臣以爲曷若直法文景之恭儉愛民爲理明義正而可信也天之樹君本爲下民故孟子謂民爲重君爲輕書亦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以是論之則天之道恒在於下恒在於不足也君人者不求之下而求之高不求之不足而求之有餘斯其所以召天變也其變已生其象

通鑑卷一百一

宋紀 度宗一

九

已著乖戾之幾已萌猶且因仍故習抑其下而損其不足謂之順天不亦難乎此六者皆難之目也舉其要則修德用賢愛民三者而已此謂治本本立則紀綱可布法度可行治功可必否則愛惡相攻善惡交病生民不免於水火以是爲治萬不能也其四曰語古之聖君必曰堯舜語古之賢相必曰稷契蓋堯舜能知天道而順承之稷契又知堯舜之心而輔贊之此所以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也夫天道好生而不私堯與舜亦好生而不私若克明俊德至於黎民於變敬授人時至於庶績咸熙此順承天道之實也

稷播百穀以厚民生。契敷五教以善民心。此輔贊堯舜之實也。臣嘗復熟推衍思之。又思參之往古聖賢之言。無不同驗之。歷代治亂之迹。無不合蓋。此道之行。民可使富。兵可使強。人才可使盛。國勢可使重。夙夜念之。至熟也。今國家徒知歛財之巧。而不知生財之由。徒知防人之欺。而不知養人之善。徒患法令之難行。而不患法令無可行之地。誠能優重農民。勿擾勿害。歐游惰之人。而歸之南畝。課之種藝。懇喻而督行之。十年之後。倉府之積。當非今日之比矣。自郡邑而至州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

通鑑卷二百一

宋紀

度宗一

十

皆入於學。以明父子君臣之大倫。自灑掃應對。以至平天下之要道。十年已後。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和睦。又非今日之比矣。二者之行。萬目斯舉。否則他皆不可期也。是道也。堯舜之道也。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臣愚區區竊亦願學也。其五曰。天下所以定者。民志。民志定而士安於士。農安於農。工商安於工商。則在上之人有可安之理矣。苟民不安於白屋。必求祿仕。仕不安於卑位。必求尊榮。四方萬里。輻輳並進。各懷無厭無耻之心。在上之人。可不爲寒心哉。臣聞取天下者。尚勇敢。守天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二

通鑑卷一百二十一

宋紀 度宗二

十一



宋元通卷第一百二十三

明賜進士中憲李浙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一百二十三 起庚午至壬申凡三年

度宗三

咸淳六年 蒙古至元七年 春正月壬寅以李庭芝為京湖制

置大使督師援襄樊時夏貴范文虎相繼大敗及聞

庭芝至文虎貽書買似道曰吾將兵數萬入襄陽一

戰可平但願無使聽命于京闈事成則功歸恩相矣

似道即命文虎之兵從中制之庭芝屢約進兵文虎

通鑑卷二百五十一 宋紀 度宗三

但與妓妾嬖倖擊鞠飲宴為樂以取旨未至為辭

庚戌起復孫虎臣為淮東安撫副使 辛酉班成大

曆 丙寅以陳宗禮僉書樞密院事趙順孫同僉書

院事時宮中飲宴名曰排當理宗朝排當之禮多內

侍自為之一有排當則必有私事密啓帝即位益盛

至出內帑為之宗禮為給事中嘗上疏言內侍用心

非借排當以侵羨餘則假秩筵以奉殷勤不知費幾

州汗血之勞而供一夕笙歌之樂請禁絕之不報

丁卯帝製字民牧民二訓以戒百官 戊辰江萬里

罷萬里以襄樊為憂屢請益師往救賈似道不答萬

似道撓庭芝兵權

曆 陳宗禮

一警百官牧民一賈公田擾民不知所

元徐世隆尚文

今有讀聖賢書而受什戒意者未嘗受孔子之戒

誤  
蒙古用阿合馬

里遂力求去。出知福州。蒙古主命許衡與太常卿

徐世隆定朝儀。詔衡與劉秉忠、張文謙定官制。又詔

尚文與諸儒採唐開元禮及近代禮儀之可行于今

者，斟酌損益。凡文武儀仗服色差等，皆文掌之。蒙

古廉希憲罷希憲立朝讜，正有內侍入朝堂傳旨言

某事當爾。希憲曰：此闕宦預政之漸，不可啓也。入奏

杖之。蒙古主嘗令希憲受帝師戒，希憲對曰：臣已受

孔子戒矣。蒙古主曰：汝孔子亦有戒邪？對曰：爲臣當

忠，爲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時有詔釋大都囚

西域人，匿贊馬丁爲怨家所訴，繫獄亦被原免。蒙古

通鑑卷二百五十一 宋紀 度宗三

二

主自開平還，怨家復訴之。時希憲在告，實不預其事

乃取堂判補署之，曰：天威不測，豈可幸其獨不署以

苟免邪？遂與左丞相耶律鑄俱罷。蒙古主嘗問侍臣

希憲居家何爲？阿合馬曰：日與妻孥宴樂耳。帝曰：希

憲清貧，何從宴設？阿合馬愧而退。蒙古立尚書省

以阿合馬平章政事，阿合馬爲人多智巧，言以功利

自效。蒙古主急爲富國，試以行事時有成績，又見與

史天澤爭辨，屢有以訕之，由是奇其材，授以政柄。言

無不從而不知其專，愎益甚矣。旣立尚書省，以爲平

章政事，詔凡銓選吏部定擬資品，呈尚書尚書咨中

書然後聞阿合馬擢用私人不由部擬不咨中書安童以爲言蒙古主令問阿合馬阿合馬言事無大小皆委之臣所用之人臣宜自擇安童因請自今惟重刑及遷上路總管始屬之臣餘並付阿合馬蒙古主從之阿合馬遂請重定條畫下諸路括戶口增太原鹽課以千錠爲常額 二月蒙古以歲飢罷修築宮城役夫 三月庚子朔日食癸丑詔曰吏以廉稱自古有之今絕不聞豈不自章顯而壅於上聞歟其令侍從卿監郎官各舉廉吏將顯擢焉 蒙古以許衡

通鑑卷二百三

宋紀

度小三

三

之衡每與之議必正言不少讓已而其子忽辛有同僉樞密院之命衡獨執奏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蒙古主曰卿慮其反邪衡對曰彼雖不反此反道也帝以語阿合馬由是怨衡亟薦衡爲左丞欲因以事中之衡屢入

蒙古崔斌  
申屠致遠

辭免蒙古主不許 蒙古崔斌守東平聘申屠致遠

爲學官致遠壽張人初與李謙孟祺等齊名蒙古主南征駐兵小濮乞寔力台薦爲經略司知事軍中機務多所謀畫師至隨州所俘男女致遠悉縱遣之至是斌聘爲學官 夏四月戊寅以文天祥兼崇政殿

說書血學士院尋罷時賈似道以去要君帝勉留益  
堅命學士降詔天祥當制時內制相承必先呈稿於  
相天祥不從似道意不滿諷別院改作天祥援揚大  
年故事亟求解職遷秘書監似道使臺官張志立劾  
罷之 五月辛丑以吳革爲沿江制置宣撫使 六

月庚午詔太極圖說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天下士  
子宜肄其文 秋七月復開州更鑄印給之 八月

癸巳賈似道屢稱疾求去帝至涕泣留之不從詔六  
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尋又詔入朝不拜朝退帝必  
起避席目送之出殿廷始坐繼復詔十日一朝時蒙

通鑑卷一百五

宋紀 度宗三

四

古攻圍襄樊甚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作半  
閒堂延羽流塑已像其中取宮人葉氏及娼尼有美  
色者爲妾日肆淫樂與故博徒縱博人無敢窺其第  
者有妾兄來立府門若將入狀似道見之縛投火中  
嘗與羣妾踞地鬪蟋蟀所狎客戲之曰此軍國重事  
邪酷嗜寶玩建多寶閣一日一登玩聞余玠有玉帶  
求之已徇葬矣發其塚取之人有物求不與輒得罪  
自是或累月不朝雖朝享景靈宮亦不從駕有言邊  
事者輒加貶斥一日帝問曰襄陽之圍已三年矣奈  
何似道對曰北兵已退陛下何從得此言帝曰適有



女嬪言之似道詰其人誣以他事賜死由是邊事雖日急無敢言者 九月庚戌以黃萬石爲沿海制置使 壬子台州大水 冬十月丁丑詔范文虎總中外諸軍救襄樊 閏月己酉安吉州水免公田租四萬四千八十石 十一月嘉興華亭兩縣水免公田租五萬一千石 乙未陳宗禮罷尋卒宗禮字立之家貧力學舉淳祐四年進士歷官僉書樞密院事以賢達見稱所著有經史管見人物論 十二月己亥蒙古張弘範言于史天澤曰今規取襄陽周于圍而緩于攻者計待其自斃也然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南者相繼也寧有自斃之時乎若築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子灘以絕其東則庶幾斃之道也天澤從之遂城萬山徙弘範軍于鹿門自是襄樊道絕而糧援不繼

七年

蒙古至元八年十一月改國號曰元

春正月乙丑詔戒貪吏 二

月淮浙江西皆飢命官賑貸知撫州黃震大書閉糶者籍強糶者斬不抑米價勸分有方全活甚衆 蒙古復立王植爲高麗王趙璧至東京時林衍已死乃言于蒙古主以兵衛植復國誅衍之子惟茂及其親

屬未幾衍黨裴仲孫等復集餘衆立禰庶族承化侯  
爲王竄入珍島踰年蒙古遣忻都討平之 三月發  
官倉穀米賑和州無爲鎮巢安慶建德平江吉州諸  
處 夏四月甲寅禮部侍郎陳宜中乞補外以顯文  
閣待制出爲福建安撫使 五月蒙古詔東道兵圍

襄陽各道宜進兵以牽制之於是秦蜀行省平章政  
事賽典赤瞻思丁率諸將水陸並進鄭鼎出嘉定汪  
良臣出重慶北剌不花出瀘州所至順流縱筏斷浮  
橋獲將卒戰艦甚衆 六月范文虎將衛卒及兩淮

舟師十萬進至鹿門時漢水溢阿未夾江東西爲陣

通鑑卷一百三十一

宋紀 度宗三

六

別令一軍趨會丹灘犯其前鋒諸將順流鼓譟文虎  
軍逆戰不利弃旗鼓鎧仗乘夜遁去蒙古俘其軍獲  
戰船甲仗不可勝計 己亥詔以陸九淵孫溥補上

州文學

蒙古許衡上疏論阿合馬專權罔上蠹政

害民諸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蒙古主不許且命  
舉自代者衡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也臣下汎論其  
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

有市恩之漸乃拜衡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即燕

京南城舊樞密院設學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因請

徵其弟子王梓耶律有尚姚燧等十二人爲齋長時

所選弟子皆幼穉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嚴如君臣其為教因覺以明善因善以開蔽相其動息以為張弛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筭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為生人之道 秋七月丁丑湖南轉運司訪求張栻後人義倫以聞詔補將仕郎 壬午四川制置使朱禩孫言夏五以來江水凡三汎溢自嘉而渝漂蕩城壁樓櫓比壞又嘉定地震者再被災害為甚乞賜黜罷上答天譴詔不允 八月壬辰朔

通鑑卷一百三十三

宋紀

度宗三

七

日食 九月己丑子熂生 蒙古主以四川民力困

敝詔免茶鹽等課以軍民田租給軍食仍勅有司有

言茶鹽之利者以違制論 冬十月癸丑從政郎朱

鑿孫進羣經要略 十一月蒙古從太保劉秉忠請

改國號曰大元詔曰誕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

美名紹百王而紀統肇從隆古匪獨我家且唐之為

言蕩也堯以之而著稱虞之為言樂也舜因之而作

號馴至禹興而湯造互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還事

殊非古雖乘時而有國不以義而制稱為秦為漢者

著從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因即所封之爵邑是

皆狗百姓見聞之狃習要一時經制之權宜槩以至  
公不無少貶我太祖聖武皇帝握乾符而起朔土以  
神武而膺帝圖四震天聲大恢土宇輿圖之廣歷古  
所無頃者耆宿請庭奏章申請謂既成於大業宜早  
定於鴻名在古制以當然於朕心乎何有可建國號  
曰大元蓋取易經乾元之義茲大治流形于庶品孰  
名資始之功予一人底寧千萬邦尤切體仁之要事  
從因革道協天人於戲稱義而名固匪爲之溢美乎  
休惟永尚不負於投艱嘉與敷天共隆大號 十二

月辛亥賈似道欲制東南士心乃令御史陳伯大請  
通鑑卷一百五十一 宋紀 度宗三 八

置士籍開具鄉里姓名年甲三代妻室令鄉鄰結勘  
於科舉條制無礙方許納卷又嚴後省覆試法比校  
中省元卷字蹤稍異者黜之覆試之日露索懷挾有  
李鈞孫者少時戲雕股間索者視之駭曰此文身者  
事聞被黜時邊事危急束手無策而以科舉累士人  
其悖謬至此先是陳仲微爲江西提點刑獄忤買似  
道罷去至是起知惠州遷太府寺丞輪對言祿餌可  
以鈞天下之中才而不可以啖嘗天下之豪傑名航  
可以載天下之猥士而不可以陸沉天下之英雄似  
道怒又諷言者論罷其官久之叙復

八年元至元春正月庚申詔曰朕惟崇儉必自宮禁

始自今宮禁敢以珠翠銷金爲首飾服用必罰無貸

臣庶之家咸宜體悉工匠犯者如景祐制必從重典

又詔有虞之世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漢之爲吏

者長子孫則其遺意也比年吏習媮薄人懷一切計

日待遷事未克究又望而之他吏胥狎玩竊弄官政

吾民奚賴焉繼自今內之郎曹外之牧守以上更不

數易其有治狀昭著自宜獎異 辛亥子昂生 元

罷尚書省阿合馬仍平章中書省事 二月癸巳謝

方叔卒贈少師方叔字德方威州人嘉定十六年進

通鑑卷二百五十五 宋紀 度宗三

九

士歷官左丞相相業無過人者晚困於權臣至以玩

好丹劑壽其君鄙孰甚焉 前知台州趙子寅歿無

所歸特贈直秘閣給沒官宅一區田三百畝養其孤

遺以旌廉吏 元改中都爲大都 三月元賑濟南

路飢 夏四月元賑大都路飢 五月己巳李庭芝

將兵救襄陽時襄陽被圍五年援兵不至呂文煥竭

力拒之幸城中稍有積粟所乏者鹽薪布帛爾張漢

英守樊城募善泅者寘蠟書於髻藏積草下泮水而

出謂鹿門旣築勢須自荆郢救援至隘口元守卒見

積草多鈎致欲爲焚爨之用泅者遂被獲於是郢鄧

趙子寅

得地

得將

之路亦絕。至是詔李庭芝移屯郢州。將帥悉駐新郢。及均州河口以守要津。庭芝闔知襄陽西北一水曰清泥河。源於均房。即其地造輕舟百艘。以三舟聯為一舫。中一舟裝載。左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賞募死士。得襄郢山西民兵之驍悍善戰者三千人。求將得民兵部轄張順張貴俱智勇素為諸將所服。俾為都統。號貴曰矮張。順曰竹園張。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毋敗吾事。人人感奮。漢水方生。乘順流發舟。百艘稍進。圍山下。又進高頭港口。結方陣。各船置火鎗火炮熾炭巨斧勁弩。夜漏通鑑卷一百五十一 宋紀 度宗三

宋紀

度宗三

十

下三刻起。可出江以紅燈為號。貴先登順殿之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元兵布舟蔽江。無隙可入。順等乘銳斷鐵絙攢檝數百。轉戰百二十里。元兵皆披靡以避。其鋒黎明抵襄陽城下。城中久絕援。聞順等至。踊躍過望。勇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尸遡流而上。被甲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則順也。身中創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為神。結塚歛葬之。貴入襄陽。文煥固留共守。貴恃其驍勇。欲還郢。乃募二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持蠟書赴范文虎于郢求援。元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列

三士

張順評節

國事至此已極費手然此事尚可做得何送付之克耳

姓鬱怨欲上以求當天心俯遂民物拱揖指揮而折衝萬里者不亦難乎爲今之計者其策有三夫內都可七十餘萬人老弱柔脆十分汰二爲選兵五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爲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三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游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刁斗相聞餽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爲聯絡之固選宗室大臣忠良有幹用者立爲統制分東西二府以涖任得其人率然之勢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

通鑑卷二百五

宋紀

度宗四

十一

益於我徒使敵得以爲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二三年邊遽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也嚼壁與觀之禮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詬曰瞎賊狂言敢爾蓋立信一目微眇云尋中以危法廢斥之辛卯以朱禩孫爲京湖四川宣撫使兼知江陵府是月元伯顏南攻陞辭元主諭之曰古之善取江南者唯曹彬一人汝不嗜殺是吾曹彬也八月癸丑大霖雨天目山崩水涌安吉臨安餘杭民溺死者無筭元以博羅權爲中書右丞元太保劉秉

論降已極  
上策

元峻都督  
招討阿剌  
軍

董聲應

忠卒秉忠字仲晦其先瑞州人初名侃因從釋氏又名子聰自幼好學於書無所不讀至老不衰雖位極人臣而齋居蔬食終日澹然不異平管是年扈從至上都其地有南屏山築精舍居之尋無疾端坐而逝元主驚悼謂左右曰秉忠事朕三十年小心慎密不避艱險言無隱情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來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不得與聞也贈太傅趙國公諡文貞元行中書省言江漢未下之州請令呂文煥率其麾下臨城諭之令彼知我善遇降將亦策之善者也元主從之九月元呂文煥以伯顏趨郢州劉

通鑑卷二百五

宋紀

度宗四

十一

整以博羅權趨淮西伯顏分大軍爲兩道自與阿朮由襄陽入漢濟江以呂文煥將舟師爲前鋒博羅權由東道取揚州監淮東兵以劉整將騎兵先行伯顏一軍自分三道唆都將一軍由棗陽哨司空山翟招討將一軍由老雅山徇荆南而自與阿朮帥阿剌罕張弘範諸軍水陸趨郢旌旗延袤前後數百里冬十月丁未饒州布衣董聲應進諸史纂約兵鑑刑鑑詔克史館編校文字乙卯令州縣行義田義役

丁巳元伯顏至溧水前部將武顯言水溢未可渡伯顏曰此小水不敢渡敢渡大江邪使一騎前導麾諸



冬十月癸卯元初立會同館十一月乙卯馬廷鸞

扼於賈似道力辭相位乃授觀文殿大學士知饒州入辭帝惻怛久之曰丞相勉爲朕留廷鸞對曰臣死亡無日恐不得再見君父然國事方殷疆圉孔棘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羣臣不知軍前勝負列闕不知陛下與元老大臣惟懷永圖臣死且瞑目泣拜而出時朝廷患劉整爲元用荆湖制置李庭芝請以整爲盧龍軍節度使封燕郡王上從之遣永寧僧齋告身金印牙符及庭芝書期致之僧旣入元事覺元主勅張易姚樞雜問整自軍中入見元主曰此通鑑卷一百二十三宋紀度宗三

三

宋患臣用兵襄陽欲以此殺臣耳臣寔不知賞整使還軍中誅永寧僧及其黨友且令整移書來責執政十二月甲寅召葉夢鼎入相詔加少傅夢鼎引疾力辭使者相繼促行扶病至岷縣疏奏願上厲精寡欲規當國者收人心固邦本扁舟徑還使者以禍福告夢鼎曰廉恥事大死生事小萬無可回之理賈似道大怒乃令致仕是月遣將咎萬壽攻成都元僉省嚴忠範出戰失利同知王世英等八人弃城遁元以罪在主將縛忠範至都治之罷其官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四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一百二十四

起癸酉至甲戌凡二年

度宗四

咸淳九年

元至元十年

春正月乙丑樊城陷樊被圍四年

范天順牛富力戰不為劔富又數射書襄陽城中期

呂文煥相與固守為唇齒未幾阿里海牙得西城人

所獻新礮法乃進攻樊破外郭張弘範為流矢中其

肘束創見阿朮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

通鑑卷一百二十四

宋紀

度宗四

一

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

攻則樊破而襄亦下矣阿朮從之初襄樊西城漢水

出其間文煥植大木江中鑊以鐵絙上造浮橋以通

援兵樊亦恃此為固至是阿朮以機鋸斷木以斧斷

絙燔其橋襄兵不能援乃以兵截江而出銳師薄樊

城城遂破天順仰天歎曰生為宋臣死為宋鬼即所

守地縊死富率死士百人巷戰元兵死傷者不可計

渴飲血水轉戰而進遇民居燒絕街道富身被重傷

以頭觸柱赴火死裨將王福見富死歎曰將軍死國

事吾豈宜獨生亦赴火死天順荆湖都統富霍丘人

范天順牛富力死節

王福死節

文煥不終

二月庚戌呂文煥以襄陽叛降元襄陽久困援絕

撤屋爲薪緝關會爲衣文煥每一巡城南望慟哭而

後下告急于朝賈似道累上書請行邊而陰使臺諫

上章留已樊城旣陷復申請之事下公卿雜議監察

御史陳堅等以爲師臣出顧襄未必能及淮顧淮未

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運天下帝從之時羣臣多言

高達可援襄陽者御史李旺入言於似道似道曰吾

用達如呂氏何旺出歎曰呂氏安則趙氏危矣文煥

聞達且至亦不樂以語其客客曰易耳今朝廷以襄

急故遣達吾以捷聞則達必不成遣矣文煥大以爲

通鑑卷二百五

宋紀

度宗四

二

然會獲元哨騎數人文煥即繆以大捷奏然不知朝

中實無援襄事也未幾阿里海牙帥總管唆都等移

破樊攻具以向襄陽一礮中其譙樓聲如震雷城中

洶洶諸將多踰城降者初劉整嘗躍馬獨前與文煥

語爲文煥伏弩所中幸甲堅不入至是欲立碎其城

執文煥以快意阿里海牙不可乃身至城下宣元主

所降招諭文煥詔曰爾等拒守孤城于今五年宣力

于主固其宜也然勢窮援絕如數萬生靈何若能納

款悉赦勿治且加遷擢文煥狐疑未決因折矢與之

誓文煥乃出降先納寃鑰次獻城邑且陳攻郢之策

或守五年

或守五年

將帥非不

力其如朝

廷之用似

道何一切

不應手奸

邪頭面至

似道而大

變宋小人

奇幻日新

乃爾

請已爲先鋒阿朮入襄陽阿里海牙遂偕文煥朝燕  
元主以文煥爲襄漢大都督事聞似道言于帝曰臣  
始屢請行邊陛下不之許向使早聽臣出當不至此  
文煥兄文福文德文福知廬州文德子師夔知靜江  
府俱上表待罪似道庇之詔皆不問 三月劉整故  
吏羅鑑自北復還上整書藁一帙于四川制司有取  
江南二策其一言先取全蜀蜀平江南可定其二言  
清口桃源河淮要衝宜先城其地屯山東軍以圖進  
取帝亟詔淮東制司往清口擇利地築城備之 壬

午詔建機速房于中書時襄城旣失賈似道復上書

通鑑卷一百一十四

宋紀

度宗四

三

言事勢如此非臣上下驅馳聯絡氣勢將有大可慮  
者帝曰師相豈可一日離左右似道乃建機速房以  
革樞密院漏泄兵事稽遲邊報之弊 四川宣撫司

張夢發

參議官張夢發陳危急三策曰鑠漢江口岸曰城荆  
門軍當陽界之玉泉山曰峽州宜都而下聯署堡砦

以保聚流民且守且耕并圖上城築形勢似道不以

上聞下荆湖制司審度可否事竟不行 元主立其

子真金爲太子真金元主之長子初封燕王守中書

令兼判樞密院事劉秉忠薦中山王恂以輔之元主

以爲太子贊善勅兩府大臣凡有啓稟必令恂與聞

元中山王恂

恂言太子付托至重當延名德與之居處况兼領中書樞密之政詔條所當徧覽庶務亦當屢省又以遼金之事近接耳目者區別善惡上之真金問恂以心之所守恂曰嘗聞許衡言人心猶印板然板本不差雖摹千萬本皆不差本既差矣摹之于紙無不差者真金曰善至是立爲皇太子元以申屠致遠爲太常太祝兼奉禮郎元主遣太常卿字羅問毛血之薦致遠對曰毛以告純血以告新禮也夏四月癸巳詔曰迺者邊吏弗戒致有襄難將士頻歲暴露邊民蕩析離居盡傷朕心爾闔臣專征方面宜身率諸將通鑑卷一百一十四

宋紀

度宗下四

四

宣揚國威以賞戮用命不用命爾守臣有土有民宜申儆國人保固封守爾諸將尚迪果毅一乃心力各以其兵敵王所愾今朕多誥爾其悉聽明訓毋懈毋慢習于故常功多有厚賞爾不克用勸罰固不得私也又如中外小大臣僚有材識超卓明控御之宜懷攻守之略者密具以聞一如端拱二年制書朕當虛心以聽李庭芝乞解罷詔赴闕以汪立信爲京湖制置使趙潛爲沿江制置使立信兼知江陵潛兼建康留守潛多獻寶玉于賈似道故有是命元阿里海牙請呂文煥官職授文煥昭勇大將軍襄漢大

都督賜其將校有差。元將相大臣皆以南伐爲請。召姚樞許衡徒單公履等問計。公履等曰：乘破竹之勢，席卷三吳，此其時矣。元主然之。五月庚辰，詔諸人上書請以丞相似道督兵者，不允。餘付機速房。

元賞襄陽有功萬戶輿營亦等銀鈔衣服有差。六月己丑，給事中陳宜中言襄樊之失，皆由范文虎怯懦逃遁，乞斬之。賈似道不許，止降一官監察御史。陳文龍言：文虎失襄陽，猶使知安慶府，是當罰而賞也。趙潛乳臭小子，何足以當大闢之寄。請皆罷之。似道大怒，黜文龍知撫州，旋又使臺官李可劾退之。汪立

通鑑卷二百五

宋紀

度宗四

五

信言臣奉命分闡，延見吏民，皆痛哭流涕，言襄樊之禍，皆由范文虎及俞興父子。文虎以三衙長聞難怯戰，僅從薄罰。有子天順，守節不屈，猶可少贖其愆。與奴隸庸材，務復私怨，激叛劉整，流毒至今。其子大忠，挾多貲爲父行賄，且自希進。今雖寸斬，未足以快天下之忿。乞寘重典，則人心興起，事功可圖。詔除大忠名。循州拘管時，國勢危甚，陳仲微上封事，其略曰：誤襄者老將也，失襄之罪，不專在於庸闡。疲將孩兵也，君相當分受其責。以謝先皇帝在天之靈。天子若曰：罪在朕躬，大臣宜言咎在臣等。宣布十年養安之往。

繆深懲六年玩寇之昨非。救過未形固已無及。追悔  
既往尚愈於迷。或謂覆護之意多。尅責之辭少。或謂  
陛下乏哭師之誓。師相飾分過之言。甚非所以慰恤  
死義。祚天悔禍之道也。徃徃代言乏知體之士。翹館  
鮮有識之人。吮脂茹柔。積習成痼。君道相業。兩有所  
虧。方今何時。而在廷無謀國之臣。在邊無折衝之帥。  
監之先朝。宣和未亂之前。靖康既敗之後。凡前日之  
日近。晁旒朱輪華轂。俛首吐心。奴顏婢膝。即今日奉  
賊稱臣之人也。強力敏事。捷疾快意。即今日畔君賣  
國之人也。爲國者亦何便於若人哉。迷國者進。惴憂  
通鑑卷二百五十四

宋紀

度宗四

六

之欺以逢其君。誤國者護耻敗之局。而莫敢議當國  
者。昧安危之機。而莫之悔。臣嘗思之。今之所少不止  
於兵閫外之事。將軍制之。而一級半階。率從中出。斗  
粟尺布。退有後憂。平素無權。緩急有責。或請建督。或  
請行邊。或請築城。創聞駭聽。因諸閫有辭於緩急之  
時。故廟堂不得不掩惡於敗闕之後。有謀莫展。有敗  
無誅。上下包羞。噤無敢議。是以下至器仗甲馬。衰颯  
靡涼。不足以肅軍容。壁壘堡柵。折樊駕漏。不足以當  
衝突之騎。號爲帥閫。名存實亡也。城而無兵。以城與  
敵。兵不知戰。以將與敵。閫不知兵。以國與敵。光景蹙

近日隳矣。惟君相幡然改悟，天下事尚可為也。轉敗

為成，在君相一念間耳。似道大怒，乃出仲微、江東提

點、刑獄。元以劉整、阿里、海牙不相能，分軍為二，各

統之。元使日本趙良弼至太宰府，而還具以日本

君臣爵號、州郡名數、風俗土宜來上。閏月丙辰，朝

散郎師顯行進注皇朝文鑑。元勅翰林院纂修國

史采錄累朝事實，以備編集。秋七月，元阿合馬等

屢毀漢法、國學諸生廩食，或不繼許。衡請還懷孟，元

主以問翰林學士王磐。磐對曰：「衡教人有法，諸生行

可從政。此國之大體，宜勿聽其去。」元主又命諸老臣

議其去留。寶默為衡懇請，乃聽。衡還，劉秉忠、姚樞及

磐默等復請以贊善王恂攝學士，衡弟子耶律有尚

蘇、郁、白棟為助教。庶幾衡之規矩不致廢墜。從之。

元人城馬驤山，知合州張珪擊走之。先是，蒙古兵入

蜀，珪副王堅協力戰守，堅還以珪代之。自開慶受兵

民凋弊甚，珪外以兵護耕，內教民墾田積粟，未再碁

公私兼足。劉整既叛，獻計欲自青居進，築馬驤、虎頂

二山扼三江口，以圖合州。遣統軍合剌帥兵築之。珪

聞合剌至，乃張疑兵于嘉渠口。潛師渡平陽灘，火其

資糧器械。越砦七十里，焚船塢。由是馬驤城築卒不

通鑑卷一百一十四 宋紀 度宗四



就 八月庚戌朔元所釋諸路罪囚自至大都者八

二十二入並赦之 九月辛巳以章鑑僉書樞密院

事陳宜中同僉書院事 冬十月元亨于太廟 十

一月壬午子熹授左衛上將軍封嘉國公 以李庭

芝夏貴為淮東西制置使陳奕為沿江制置使庭芝

兼知揚州貴兼知廬州奕兼知黃州庭芝請分所部

兩淮為二司故以淮西付貴奕以兄事賈似道玉工

陳振民以求進自小官歷顯要遂掌禁兵 起文天

祥為湖南提刑天祥因見故相江萬里萬里素奇天

祥志節語及國事愀然曰吾老矣觀天時人事當有

通鑑卷一百一十四 宋紀 度宗四 八

變吾聞人多矣世道之責其在君乎君其勉之 元

大司農司言中書移文以畿內秋禾始收請禁農民

覆耕恐妨芻牧元主以農事係民生命詔勿禁 是

歲元諸路大水蝗賑米凡五十四萬五千五百九十

石

十年 元至元 春正月賈似道母胡氏死似道歸越治

喪詔以天子鹵薄葬之起墳擬山陵百官奉襄事立

大雨中終日無敢易位者既葬詔似道起復似道遂

還朝 元以伯顏為中書左丞相伯顏事宗王旭烈

于西域嘗入奏事元主見之曰此非諸侯王臣遂留

萬里所語  
落落有概

天裕於民  
十元一時  
之權也

元伯顏

與議國政至是自右丞進左相元阿里海牙言荆襄自古用武之地漢水上流已爲我有順流長驅宋必可平阿朮又言臣略地江淮備見宋兵之弱今不取之時不能再元主趣召史天澤同議天澤對曰此國大事可命重臣一人如安童伯顏都督諸軍則四海混同可計日而待矣臣老矣如副將者猶足爲之元主曰伯顏可以任吾此事矣阿里海牙因言我師南征必分爲三舊軍不足非益兵十萬不可遂詔中書省僉軍十萬人二月甲寅太陰犯井宿巳酉

趙順孫罷爲福建安撫使三月元以伯顏史天澤

通鑑卷一百四

宋紀 度宗四

九

並爲左丞相阿朮爲平章政事阿里海牙爲右丞夏四月乙卯子昂授左衛上將軍進封永國公五月壬寅張珩表請城馬駿廡頭山或先築其一以據險要六月元主諭諸將率兵南伐且數賈似道負約執郝經之罪詔曰爰自太祖皇帝以來與宋使介交通憲宗之世朕以蕃職奉命南伐彼賈似道復遣宋京請我請罷兵息民朕即位之後追憶是言命郝經等奉書往聘蓋爲生靈計也而乃執之以致師出連年死傷相藉係累相屬皆彼宋自禍其民也襄陽旣降之後冀宋悔禍或起令圖而乃執迷罔有悛心

所以問罪之師有不能已者今遣汝等水陸並進布告遐邇使咸知之無辜之民初無預焉將士母得妄加殺掠有去逆效順別立奇功者驗等第遷賞其或固拒不從及逆敵者俘戮何疑 秋七月癸未帝崩子嘉國公焜即位太后臨朝帝自爲太子時以好內聞旣立耽于酒色故事嬪妾進御晨詣閣門謝恩主者書其月日及帝之初一日謝恩者三十餘人崩年五十三賈似道入宮議所立衆以建國焜長當立似道主嬪乃立嘉國公焜時年四歲矣謝太后臨朝稱詔號帝廟曰度宗

通鑑卷一百五

宋紀

度宗四

十

史臣曰宋至理宗疆宗日蹙非有雄才睿略之主豈能振起其墜緒哉度宗繼統雖無大失德而拱手權奸衰敝寢甚亡國不于其身幸矣

甲申封兄昱爲吉王弟昺爲信王昱母楊淑妃昺母俞修容 詔賈似道依文彥博故事獨班起居丙戌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又詔以生日爲天瑞節 罷京湖制置使汪立信立信移書賈似道謂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誠上下交修以迓續天命之幾重惜分陰以趨事赴功之日也而迺酣歌深宮嘯傲湖山玩歲愒月緩急倒施卿士師師非度百

撒星椿雖魚鰕不得度二人遇椿即鋸斷之竟達郢  
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既定乃  
別文煥東下點視所部軍泊登舟帳前一人亡去乃  
有過被撻者貴驚曰吾事泄矣亟行彼或未及知復  
不能銜枚隱迹乃舉砲鼓譟發舟乘夜順流斷絕破  
圍冒進元兵皆辟易既出險地夜半天黑至小新河  
阿木劉整分艤戰艦邀擊以死拒戰沿岸束荻列燭  
火光燭天如白晝至勾林灘漸近龍尾洲遙望軍船  
旗幟紛披貴兵以爲郢兵來會喜躍而進舉流星火  
示之軍船見火即前迎及勢近欲合則來舟皆元軍  
通鑑卷二百五十三 宋紀 度宗三

宋紀

度宗三

十一

張貴死節

也蓋郢兵前二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而元兵  
得逃卒之報先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與戰而困且  
出於不意所部殺傷殆盡貴身被數十創力不能支  
遂被執見阿木于櫃門關阿木欲降之貴誓不屈乃  
見殺元令降卒四人舁貴尸至襄陽城下曰識矮張  
都統乎此是也守陴皆哭城中喪氣文煥斬四卒以  
貴柩葬順塚立雙廟祀之 元勅修築都城凡費悉  
從官給毋取諸民 六月丙申徙皮龍榮于衡州龍  
榮舊宮僚也知賈似道忌之家居杜門不預人事一  
日帝偶問龍榮安在似道恐其召用陰諷湖南提刑

似道殺皮  
龍榮

李雷應誣劾以事徙衡州居住龍榮恐不爲雷應所容未至飲藥卒龍榮字起霖一字季遠潭州醴陵人少有志略精于春秋舉淳祐四年進士歷官參知政事性伉直故不爲似道所容有文集三十卷行于世丁酉以章鑑同僉書樞密院事提舉經武要略以錢千萬命京湖制司糴米百萬石轉輸襄陽府積貯乙巳以家鉉翁兼權知紹興府浙東安撫司事辛亥臺臣言江西推排田結局已久舊設都官團長等虛名尚在占愆常役爲害無窮又言廣東運司銀塲病民詔俱罷之

通鑑卷一百五

宋紀

度宗三

七

古字行

八月丙戌朔日食

辛丑詔家鉉翁赴闕

九月辛未有事于明堂以賈似道爲大禮使禮成幸景靈宮將還遇大雨似道期帝雨止升輅胡貴嬪之兄顯祖爲帶御器械請如開禧故事却輅乘道遙輦還宮帝曰平章得無不可顯祖給曰平章已允帝遂歸似道大怒曰臣爲大禮使陛下舉動不得預聞乞罷政即日出嘉會門帝固留之不得乃罷顯祖涕泣出貴嬪爲尼似道始還似道專恣日甚畏人議已務以權術駕馭上下以官爵牢籠一時名士以故言路斷絕威福肆行相視以目

戊寅太陰犯御女

世傑有符

元李庭劉國傑

趙文義死

王虎臣王大同

邊居誼

軍畢濟遂薄郢州軍于城西時張世傑將兵屯郢郢在漢北以石為城新郢在漢南橫鐵絙鎖戰艦密植

椿木水中夾以砲弩凡要津皆施棧設攻具元軍襲

城世傑力戰元軍不能前遣人招世傑不聽阿朮獲

俘民言沿江九郡精銳皆萃于二郢若舟師出其間

騎兵不得護岸此危道也不若取黃家灣堡東有河

口由中拖船入藤湖轉而下江僅三里呂文煥亦以

為便諸將曰郢城我之喉嚨不取恐為歸路患伯顏

不從遣總管李庭劉國傑攻黃家灣堡拔之諸軍破

竹席地盪舟由藤湖入漢伯顏阿朮殿後不滿百騎

通鑑卷一百五十四 宋紀 度宗四

十三

郢州副都統趙文義帥精騎二千追之至臬子湖力

戰而敗伯顏手殺之郢卒皆潰元兵進至沙泔遣俘

持黃榜檄文入城守將王虎臣王大用斬俘焚榜文

煥復至城下招之亦不應日暮風大起伯顏命順風

掣金汁礮焚其廬舍煙焰漲天城遂破生禽虎臣大

用餘悉屠之進薄新城文煥列沙泔所馘于城下縛

大用等至壁使招降都統邊居誼不答明日又至曰

吾欲與呂參政語耳文煥以為降已馳馬至伏弩亂

中文煥右臂并馬仆幾鉤得之眾挾文煥以他馬奔

走會其總制黃順副將任寧俱出降其部曲多欲繼

居誼并所部死戰

陸秀夫

城出者居誼悉驅入當門斬之文煥乃麾兵攻城居

誼以火具却之旋蟻附而上居誼度力不支拔劍自

殺不殊赴火死所部三千人猶力戰悉死焉伯顏壯

其勇購其尸觀之遂進兵攻渠復州居誼隨人初事

李庭芝積戰功至都統制至是死節事聞立廟死所

甲子詔以明年為德祐元年乙丑以章鑑同知樞密

院事陳宜中僉書院事冬十月壬戌歲星犯壘壁

陣十一月庚辰以陸秀夫參議淮東制置司事李

庭芝在淮南聞秀夫名辟置幕下時天下稱得士多

者以淮東第一號小朝廷秀夫性沉靜不求人知每

通鑑卷一百五十四宋紀 庚宗河 古

僚吏至閣賓主交驩秀夫獨斂焉無一語或時宴集

府中矜莊終日未嘗少有希合至察其事皆治庭芝

益器之雖改官不使去己丙戌以王爚章鑑為左

右丞相兼樞密使爚固辭不許十二月癸丑元伯

顏至蔡店大會諸將刻期渡江遣人觀漢口形勢時

夏貴以漢鄂舟師分據要害彌亘三十餘里王達守

陽邏堡朱禕孫以遊擊軍扼中流兵不得進軍將馬

福言淪河穿湖中可從陽邏堡西沙蕪口入江伯顏

使覘沙蕪口夏貴亦以精兵守之伯顏乃進圍漢陽

聲言取漢口渡江貴果移兵援漢陽伯顏乘間遣阿

可惜諸師皆有預備

竟為似道一人蒙蔽

以至於亡

刺罕將奇兵倍道襲沙蕪口。奪之。因自漢口開渠引船入淪河。轉沙蕪口以達江。戰艦萬計相踵而至。以數千艘泊淪河灣口。屯布蒙古漢軍數十萬騎于江北。遣人招諭陽邏堡不應。因以白鷄子千艘攻之。三日不克。伯顏因密謀於阿朮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今夜以鐵騎三千汎舟直趨上流。爲擣虛之計。明日渡江襲南岸。已過則急遣人報我。阿朮亦曰。攻城下策也。若分軍船之半循岸西上。泊青山磯下。伺隙而動。可以如志。伯顏遂遣阿里海牙進薄陽邏堡。貴率衆來援。阿朮即以昏通鑑卷一百四十五

宋紀

度宗四

五

程鵬飛

夏貴不終

王達劉成  
死戰

時率四翼軍遡流二十里至青山磯。是夜雪大作。黎明阿朮遙見南岸多露沙洲。即登舟指示諸將。令徑渡。載馬後隨。萬戶史格一軍先渡。爲荆鄂都統程鵬飛所敗。阿朮引兵繼之。大戰中流。鵬飛軍却。阿朮遂登沙洲。攀岸步鬪。散而復合者數四。出馬急擊。追至鄂東門。鵬飛被重創。走。阿朮獲其船千餘艘。阿朮遣人還報。伯顏大喜。揮諸將急攻陽邏堡。夏貴聞阿朮飛渡。大驚。引麾下三百艘先遁。沿流東下。縱火焚西。南岸大掠。還廬州。都統制王達領所部八千人及定海水軍。統制劉成俱戰死。元諸將請追貴。伯顏曰。陽



邏之捷吾將遣使前告宋人今貴走是代吾使也遂渡江與阿木會議師所向或欲先取蘄黃阿木曰若赴下流退無所據上取鄂漢雖遲旬日可以萬全伯顏遂趨鄂州 已未知漢陽軍王儀以城叛降元

朱禩孫聞元兵趨鄂帥帥援之道聞陽邏堡之敗乃夜奔還江陵府 時鄂州恃漢陽為蔽及京湖之援

朱禩孫既遁漢陽復失鄂勢遂孤呂文煥列兵城下曰汝國恃者江淮而已今大軍渡江淮如蹈平地汝

輩不降何待會元軍焚滕壘三千艘火照城中權守張晏然與都統程鵬飛度不能守遂以州軍降幕僚

通鑑卷一百五

宋紀

度宗四

十六

張山翁獨不屈元諸將請殺之伯顏曰義士也釋之

因檄下信陽諸郡以鵬飛為荆湖宣撫使撤守兵分

隸諸將取壽昌糧四十萬斛以克軍餉命阿里海牙

及賈居貞以四萬人守鄂規取荆湖而自率大衆與

阿木東下趨臨安 癸亥詔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

時鄂州既破朝廷大懼三學生及羣臣上疏以為非

師相親出不可似道不得已始開都督府于臨安以

孫虎臣總統諸軍以黃萬石等參贊軍事所辟官屬

皆先命後奏仍於封樁庫撥金十萬兩銀五十萬兩

關子一千萬貫克都督府公用 詔天下勤王 甲

子起李芾爲湖南提刑 乙丑以高達爲湖北制置使詔邊費浩繁吾民重困貴戚釋道田連阡陌安居暇食有司覈其租稅收之 庚午元伯顏遣程鵬飛至黃州招諭陳奕奕使人過江請降且求名爵伯顏曰汝旣率衆來歸何必慮及名爵以沿江大都督許之奕大喜遂以城降仍以書招知蘄州管景模景模亦降時沿江諸郡皆呂氏舊部曲望風歛附奕又以書誘其子巖以安東州降元 是時李庭芝遣兵入援

